

历史思想的文学叙述：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析论

**LITERARY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THOUGHT:
STUDY ON CHARACTERS IMAGES IN
WU JINGZI'S *THE SCHOLARS***

BY

刘文杰

LIU WENJIE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e 2023

历史思想的文学叙述：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析论

**LITERARY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THOUGHT:
STUDY ON CHARACTERS IMAGES IN
WU JINGZI'S *THE SCHOLARS***

BY

刘文杰

LIU WENJIE

本论文乃获取中文系硕士学位（中华研究院）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June 2023

摘 要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其作为一幅清朝十八世纪时描写士林的风俗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士人的历史命运与生存处境，被喻为中国古典小说史上“思想家的小说”。作者运用反讽的艺术手法，集毕生精华于一书，塑造了全书三百多个生动的人物形象。自成书以来，由于它独特的视角与艺术结构，吸引了世界众多学者的研究，他们分别从小说叙述、作品结构、科举制度、作者自身等方面展开了多姿多彩的学术探讨。研究他的文学作品自然离不开对作家思想的探讨，然而吴氏的思想是复杂且丰富的，这种复杂性在作者的生活以及文学创作中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由于小说人物背后大都实有其人这一特殊性，因此可以很好地使用哲学家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法，结合作者自身经历对其展开研究。这对进一步研究《儒林外史》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结合吴氏自身经历，重现吴敬梓过去的事实于我的脑海中。沿着历史思想——历史就是思想史——重演历史思想作为研究主线，结合小说深入探究人物创作背后之目的，对人物形象进行脉络梳理，揭示书中人物形象的个性与共性，了解作者寄寓在人物身上的深层含义，以更好地挖掘小说文本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意蕴。从作者的历史思想角度探究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作者对当时世风的批判以及向往的生活，充分了解作者愤世及救世意识。他对社会弊病展开反思，推崇颜李实学的他对虚空不实的程朱理学展开批判，务实践，求真实的精神阐发，以期达到重建礼乐秩序的目的；出身官宦世家的他，受家庭影响，从汲汲于求取官位到对官本位思想展开反思，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慎过去沉溺其中的人生欲求，对功名富贵深恶痛绝，警醒仕人们要有社会责任感；他的社会责任感使得他不得不在入世与出世间难以抉择，最终选择了贡献自己力量德化世人，这

正是吴氏敏锐的反思观和社会责任感的鲜明体现；最终吴敬梓用建功立业、轻功名富贵、淳朴有个性者寄托了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但是这些人物也许还诉说着作者面对社会现实，不得不选择的失败、超脱与逃避，这些理想都因缺乏现实基础而显得无力的不切实际。可见，以柯林伍德的西方历史学角度审视之，它为中国反讽小说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儒林外史》；吴敬梓；柯林伍德；历史思想；人物形象

Abstract

The Scholars is a long fiction written by Wu Jingzi in the form of a chapter book. It is a painting depicting the customs of scholars in the 18th century of Qing Dynasty, it vividly depicts the historical fate and survival of the scholars at that time, and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fiction of thinkers"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 Using the artistic technique of irony, the author has gathered the essence of his life into one book, creating more than 300 vivid characters throughout the book. Since its inception, due to its unique perspective and artistic structure. *The Scholars* has attracted many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who have launched various academic discussions on the fiction's narrative,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k,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author himself. The study of his literary works is naturally inseparable from the exploration of the writer's thoughts, but Wu's thoughts are complex and rich, and this complexity is evident in the author's life as well as in his literary creations.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that most of the fictional characters are real people, it is possible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philosopher Collingwood's method of historical thought and to study th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author's own experience. This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Scholars*. This paper combines Wu's own experiences to recreate the facts of Wu Jingzi's past in my mind. This paper follows the historical thought -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ought - reenactment of historical thought as the main line of research, explores in depth the purpose behind the creation of the character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fiction, composes the veins of the characters,

reveals the individuality and commonality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book, understands the deeper meaning that the author pinned on the characters, in order to better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fiction text. Exploring the fiction's character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thor's historical thought can give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uthor's criticism of the world style of the time and the life he aspired to, and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author's sense of indignation and salvation. The author reflects on the social ills, and the author, who respected Yan and Li's practical science, criticizes the vain and insubstantial Cheng and Zhu philosophy, and seeks to put into practice the real spiritual exposi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building the order of ritual and music; coming from a family of officials, he is influenced by his family, from seeking official positions to reflecting on the idea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 re-examining with a critical eye the past indulgence in life's desires, abhorring fame and wealth, and reminding peopl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Hi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kes it difficult for him to choose between entering the world and leaving the world, and he finally chooses to contribute his own strength to virtue the world, which is the distinctive embodiment of Wu's keen reflective outlook and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ultimately, Wu Jingzi uses those who build a successful career, who are light on fame and wealth, and who are simple and have individuality to put forward the ideal society to which he aspires, but these characters may also speak of the failure, transcendence and escape that the author had to choose in the face of social reality, and these ideals are impotently impractical due to the lack of realistic foundation. As can be seen, it offers

new ideas for Chinese ironic fiction when examined through the lens of R.G. Collingwood's Western historiography.

Keywords: *The Scholars*; Wu Jingzi; R.G. Collingwood; historical thought; characterization

致 谢

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方美富老师的悉心教导，让我可以顺利完成整篇论文。方老师精益求精、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值得我学习。“人生南北多歧路”，学生愚钝，承蒙方老师不弃，不断鞭策、指导着我，从不吝啬给予我论文意见以及分享对我有所帮助的资料，使得我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这份论文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同时也见证了我硕士阶段的成长，由衷的感谢这段时间教授我知识的所有老师。谢谢你们！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历史思想的文学叙述：《儒林外史》人物形象析论**为**刘文杰**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方美富

日期：21/06/2023

(方美富助理教授)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日期：2023 年 6 月 21 日

硕士论文提交书

此证刘文杰（学号：21ULM00716）在中华研究院方美富助理教授指导下，经已完成此一题为**历史思想的文学叙述：《儒林外史》人物形象析论**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LIU WENJIE

(刘文杰)

论文声明

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LIU WENJIE

姓名：刘文杰

学号：21ULM00716

日期：21/06/2023

目 次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引 言.....	1
第二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2
第三节 研究综述.....	4
第四节 研究方法.....	8
第二章 《儒林外史》中的历史思想.....	11
第一节 礼之实践——颜李学派.....	13
一、理学的批判——颜李学派.....	13
二、吴敬梓的实践与颜李学派.....	16
三、颜李实学——吴敬梓的时代反思.....	20
（一）求真去伪，崇实黜虚的精神追求.....	21
（二）兴农强兵的理想追求.....	24
（三）重建礼乐秩序的社会抱负.....	26
（四）作者的反思——礼之践行的矛盾.....	28
第二节 《儒林外史》中的官本位思想.....	31
一、从“学而优则仕”到科举取仕.....	32

二、科举取仕下的官本位思想.....	33
三、吴敬梓与官本位思想.....	35
四、官本位下的士人丑态与清流士子.....	39
五、中举前后大不同——以“二进”为例.....	42
第三章 入世与出世下的两难抉择.....	46
第一节 吴敬梓入世与出世的困顿.....	47
第二节 出世——现实困厄下的个人理想.....	50
第三节 入世——士人的社会责任感.....	52
第四节 吴氏思想的先驱性.....	53
第四章 理想人物的寄托与困厄.....	55
第一节 吴敬梓心中的理想人格.....	55
一、轻功名富贵欲德化世人者.....	56
二、建功立业的有志之士.....	58
三、淳朴善良、富有个性的底层平民.....	59
第二节 理想人物的困厄.....	61
一、礼乐实践的失败.....	61
二、无可奈何的超脱.....	64
三、世道阴暗的逃避.....	65

结 语.....68

引 用 书 目..... 70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引 言

《儒林外史》作为十八世纪清中叶之士人社会风俗画，详细描绘了当时士林境况。自成书以来，广受研究者重视，世界范围内研究成果都颇为丰硕。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¹孔子借《春秋》述而不作，以春秋之行事显道理，有效避开空言，从经验中取得的实践智慧，它不仅仅是药方，更是对症下药，以不同行事彰显不同义理，使得后人更易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而吴氏与之相同，将“功名富贵”作为全文之大主脑²，以史为鉴，结合自身生平经验显道理，用亲历的思想思考史，将实践智慧熔铸于小说中，真实写照小说中不同人物行事指摘社会弊病，彰显作者所想表达的义理，用以警醒世人，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清中叶士人的历史命运与生存处境，将小说推向了一个新高地。

¹ [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130，页3297。

²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的评点及其衍递〉，《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14。由于《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贯穿全文，因此本论文今后出现此书目只在原文中标注回目与页数。

第二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张羽华认为：“作家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应以个体的生命体验烛照人生，思考历史，让作品能够反映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本质，从而加深小说的艺术表现力”³可见，历史思想是传递作家思想和价值判断的有效途径，是提升文学作品艺术表达力的催化剂。同时思想史与生活史密不可分，思想不只是抽象的思辨，还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一个事物既是思想的，也是生活的。所以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⁴《儒林外史》便应证了这一观点，它既是一部思想史，又是一部士林的生活史，折射出了作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对人生本质无穷的追问和探讨。

对于《儒林外史》的创作，作者以小说来反映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的变动，这一大发明，源于吴敬梓（1701 - 1754，清康熙四十年～清乾隆十九年）的创造力，以己身为度，将生命中的远近亲疏，聚焦纸上加以论衡，塑造了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种以自身经历借小说表达思想，对重演的思想进行解释（为何而作），与过去的思想相对照，反求诸己，不正是用行动与实践诉说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⁵因此有必要透过历史思想展开对《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的探究。

³ 张羽华，〈作为思想与哲学行动的小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记忆的美学追求〉，《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8月第4期，第33卷，页90。

⁴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兼论思想史的层次〉，《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页1。

⁵ R.G. Collingwoo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Stephen Toulmin,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10-113.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长篇白话反讽小说⁶，由吴敬梓历 20 年而作，著名学者夏志清盛赞它：“《儒林外史》最伟大的一个方面是其展示了中国 18 世纪的风俗及深层文化”⁷。这幅 18 世纪清代中叶的社会风俗画，是其真实生活的社会体现，它以儒林的生活和精神追求为主题，对生活在皇权专制下的知识分子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

研究《儒林外史》那必定离不开对作家思想的探讨，因为整部小说攸关清中叶士人的精神史。小说的创作受吴氏思想支配，虽然有着虚构的成分，但是也包含了大量吴氏过往经历的真实写照。因此，很大程度上看来《儒林外史》就是一部作者的思想史，证据便是吴氏身上的历史事实与古人思想的复现。作者以小说体裁的真实自我再现，更加有力地警醒士人，为当时社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文学回顾和复活历史，不是出于好古之心，更不是逃避现实，而恰恰是出于强烈的现代意识”⁸，由此可见它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充满了对当时时代的思考与反思，因此被赞为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思想家的小说”。所以由吴敬梓所受到的历史思想可知《儒林外史》的情境设定正是一个大问题，正是这些历史思想的影响让作家吴敬梓在这部作品中的人物，附着于反讽结构的小说文体，包涵体制，文化，人性，精神，诸多面向，充满他者与我者的理想与批判。

通过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可以更充分了解作者借小说所想表达的深刻内涵，以及当时士人真实的生活情况、个性理想、社会环境等。从历史思想探究人物形

⁶ 反讽 (irony) 是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手法。叙述者主要通过佯谬、对比等手法，借助叙述语言进行反讽表意，言在此而意在彼，强调内容的真实性且不允许表现作者倾向，造成叙事内容与述说语调之间的矛盾。讽刺 (satire) 则需要夸张的想象以及怪诞的内容，还有隐而不宣的道德准则，并以此作为行为规范对行动进行指导。本文认为吴敬梓的道德想象没有最终结果，小说亦无自身道德关怀的清晰展现。因此反讽将作为本文的研究探讨思路。

⁷ 夏志清著，胡益民、石晓林、单坤琴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页 216-217。

⁸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页 328。

象的塑造，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作者对当时世风的批判以及向往的生活，充分了解作者愤世及救世意识。本文将结合历史思想法对人物群像进行分类解读，分析清中叶时社会环境对士人的影响。践行实学精神的士人是作者的推崇，狂热追求功名富贵者是作者对官本位思想的反思；德化世人之举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作者笔锋下的种种人物寄托了自身理想与困厄。这些都为《儒林外史》社会文化内涵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方法，对前人研究进行了补充。

第三节 研究综述

《儒林外史》犀利的人物描写，从不慕权贵、遁离官场的隐士王冕、杜少卿，到科举至老的腐儒“二进”，屡试不中转而研究科举技艺的八股迷马纯上，堕落实官场的匡超人，出身神奇的真儒虞博士，活在外世外桃源、不染世俗的四大奇人，甚至忠于八股文学的大家闺秀鲁小姐等等，小说各色人物形象覆盖面之广，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众生相。他不拘泥于当时儒家礼教的限制，展开大胆想象，极大程度的丰富了小说内容。根据目前的文献资料，学界主要从创作思想、人物塑造以及叙事技巧等方面展开了研究。

《儒林外史》以其对中国社会制度以及生活状态的生动描述而广受世界学者的青睐。日本有小川环树〈儒林外史的形式与内容〉，他针对《儒林外史》的结构和讽刺艺术（satire）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吴敬梓的创作心态是个复杂的统一体，“只有把儒者对经学的爱好、名士的才情、俗人对功名的追求这三者统一于一身，小说《儒林外史》的创作才有意义。”⁹还有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华克生对吴敬梓

⁹（日）小川环树，〈儒林外史的形式与内容〉，《小川环树著作集》，（东京：筑摩书房，1997），卷四，页233。

的思想及其体现的深层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吴敬梓利用书中每个人物的名字别号、舒缓的故事情节都别有深意，具有极深的讽刺效果。欧洲学界主要对作者家世生平及其思想做出了深入探讨。在美国学界，评论家夏志清在他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认为《儒林外史》是第一部从儒家思想出发的讽刺小说，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义不同，《儒林外史》寄托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以及对黑暗政府的唾弃以及社会改革无能为力的悲哀，他为美国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美国汉学家黄卫总（Martin W.Huang）在《文人和自我的再呈现：十八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中的自传倾向》（*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中，从小说自传性对《儒林外史》展开研究。他认为吴敬梓采用自我伪装性的自传策略，是真实自我的体现以及对真实自我的探索追求。他将全文除序言与第一和第五十六回外，分为四个部分。第二到七回，展现了急于求取功名之士人，是吴敬梓渴望功名的自画像；第七到三十回，展示了“名士”的多样风貌，是吴敬梓对真假名士的探索；第三十一到四十六回，展现了正义之士的正面形象，通过杜少卿、庄绍光等人展现了吴敬梓心中“真我”理想人物形象；第四十七到五十五回，用四大奇人揭示文人理想的破灭与期待重塑文人形象，揭示了文人的没落结局。“去中心化的叙事结构”（a“decentering” narrative structure）¹⁰也让整篇文章重公共道德而轻私人情感。他认为吴敬梓通过文人群像“揭露了中国十八世纪的传统文人角色的缺陷之处”。

¹¹并通过将思想情感应用于作品中揭示自我，同时创造理想人物发出心声。在对

¹⁰ Martin W. Huang,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0.

¹¹ Martin W. Huang,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p40.

“他者”讽刺的同时亦有对“自我”的批判。吴敬梓作为“局内人”是他无法逃脱的宿命，同时他又对自我进行批判否定，积极尝试成为“局外人”。

商伟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将文学与文化相融合，详细阐述了《儒林外史》与清中叶思想文化的关系以及其文学地位。揭露了吴敬梓把扭转社会风气的希望寄托于“礼”上，再到对“礼”持怀疑态度，进而陷入更深层迷茫的心路历程。¹²并且商伟利用文本细读等方法，详细分析了《儒林外史》中叙事者、结构等文学特征，剖析了十八世纪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期望。此外，还有威尔斯的《论〈儒林外史〉》将其与其他文学加以比较，概述了其思想与艺术价值。林顺夫在《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事结构》中提及吴敬梓全书情节舒缓，精心安排了人物出场顺序，艺术构思严密，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世界观。美国罗薄洛博士在他的论文《清初社会及其批评家：吴敬梓的生平与时代》中指出作者撰写这篇小说是对清政治以及八股取士的抨击还有对当时女性地位的同情。他认为吴敬梓从始至终是个富有责任感但又无力改变社会政治思想的儒家名士。柯玮妮在《儒林外史：中国小说中的恶汉研究》中指出《儒林外史》里出现了许多地痞无赖以及流浪汉，这些形象的塑造是吴敬梓善用隐喻手法来讽刺科举制度的弊端。

综上所述，对于《儒林外史》研究状况，国际学者已用多角度研究方法来分析《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虽然对于作者自身，科举制，人物个性等研究较少，但是也从小说叙述，反讽艺术，结构等多方位进行了探讨。在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世界上《儒林外史》的学术研究也更加交融借鉴，不再单一，让中国对《儒林外史》的研究也将愈发丰富。

¹² 商伟著、严蓓雯译，《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Rulin Waishi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北京：三联书店，2012)，页5、页90-91。

自清代诗人程晋芳在《怀人诗》中评价“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¹³，愈来愈多的学者对《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展开了研究，从而打开了当时社会政治、价值取向、历史文化的大门，挖掘了人物背后潜在的价值与意义。此后，在五四运动时期。胡适、鲁迅等人成果丰富，例如有胡适主编的《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他们将中西方文学理论相融合，对儒家礼教、科举等进行了批判，肯定《儒林外史》的思想进步性，促进了《儒林外史》的研究进入新时代。胡适《吴敬梓传》中提及吴敬梓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思想，但也指出书中例如荆元等人物形象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超出了儒家思想的范畴。¹⁴此后鲁迅先生亦评价其为“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始有足称讽刺之书。”¹⁵。道明其“束身名教之内”¹⁶而又“心有依违”¹⁷的内心。胡适和鲁迅为《儒林外史》的近代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成为后世《儒林外史》思想研究的主导观点。还有学者对人物进行了索引查找，将人物原型一一对照，并将人物划分成了积极人物与消极人物，使作者对作品内涵有了更深把握，但也造成了人物艺术性的缺失，著名的有何泽翰、金和等人的研究。

还有学者对个别人物形象进行了单独分析，例如李汉秋的《谈〈儒林外史〉里的严贡生与虞华轩》，平慧善的《杜少卿形象漫论》，还有陈美林在《文史杂志》上二十余篇从文化背景，时代特色，作家生平，角色内涵等方面分析个人人物性格及其成因，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思想内涵及艺术特征。

¹³ 朱一玄，刘毓忱编，程晋芳《怀人诗》，《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页131。

¹⁴ 胡适，《吴敬梓传》，《胡适文存》，（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页225。

¹⁵ 鲁迅撰，《第23篇：清之讽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9卷，页6223。

¹⁶ 鲁迅撰，《第23篇：清之讽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页6229。

¹⁷ 鲁迅撰，《第23篇：清之讽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页6229。

概览言之，现代学者对《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的研究逐步深入，有了许多创新性发现。虽然学界有较多关于《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的研究。然而，从历史学角度展开对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却很少，仅有几篇论文或期刊对其进行了某一角度的片面描述，例如有吴光正的《〈儒林外史〉中的宗教叙事与士风描写》从叙事策略、宗教的角度对《儒林外史》士风描写进行了简要的分析，阐述了以匡超人为代表的士人走向堕落的现实以及西湖“名士”的求名心理。李强的论文《明代阳明学士人友朋观研究》从传统理学观到明代因科举制僵化和士风的堕落造成的理学转向论述了《儒林外史》中友朋观念的转变。黄文丽的《历史与文学》中对用“以史释文”与“以文论史”诠释了《儒林外史》的历史观。但他们都没有通过详细的历史思想从历史学角度分析《儒林外史》中的士人形象，因此从历史思想出发的专题研究还鲜有出现，这为分析《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指明了方向。这对进一步研究《儒林外史》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四节 研究方法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思想的表达，同时也是过往经历的真实写照。故此，论文将沿着历史思想——历史就是思想史——重演历史思想为研究主线，对《儒林外史》人物形象进行脉络梳理，揭示书中人物形象的个性与共性。

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认为历史是活着的过去：

历史就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受其思想支配，因此历史就是思想史。¹⁸

¹⁸ 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页 714。

他指出历史学的证据不是证词，而是过去的历史事实、古人的思想。它可以更好地促进自我认识。¹⁹历史的变迁促进了思想的变迁，作者在《儒林外史》的人物创作中，暗含了大量的古人思想，以及作者的过往经历。可知以史为基，探究、重演思想在吴敬梓身上的映现，从历史学角度探寻《儒林外史》思想，可以更好地对吴敬梓笔下人物进行了解。

对于历史思想的探究，就必须重演思想。重演广义上可以理解为重新上演，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在现实（脑海）中重现过去的事情。对于思想，柯林伍德认为是历史事件背后的动机与想法（为何而作）。重演思想只有具备相应的历史经验，他才有可能重演过去发生的事件，就像只有聆听过管弦乐的人才有可能理解贝多芬的交响乐。²⁰“这一重现或再现的观念，衍为柯林伍德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契机。”²¹所以他认为更应该关心事件背后的思想，这样才能准确地解释事件的发生。

吴敬梓的自身经历是《儒林外史》思想之基石。例如作者借自身经历巧妙诠释了杜少卿这一人物形象，在寄托理想的同时，又对自我进行了反思批判。此外，还有书中众多真假名士的塑造，都是吴氏为了唤醒世人以期重塑文人形象。当我们探讨吴氏写作此书的目的，我们就是在历史地思想，故以吴敬梓经历，重现过去的事实于脑海中，结合《儒林外史》深入探究人物创作背后之目的，了解作者寄寓在人物身上的深层含义，以更好地挖掘小说文本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意蕴。

¹⁹ 柯林伍德著、张文杰、何兆武译，《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页 37。

²⁰ 柯林伍德著、张文杰、何兆武译，《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页 452。

²¹ 韩震，《历史观念大学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页 17。

从中国史学史视之，更是自然不过的事。中国的道术史即为哲学史，清时道术大都处在宋明之范围，面对社会积弊，思想家吴氏借自身历史事实，在脑海中重新上演以作《儒林外史》人物，批判指陈（目的）。中国史家向来都是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明治道，借历史事实言政治，讲兴衰；明人道，批评、褒贬个人，表彰好人，指摘坏人，罗列史实，看古人应付事物的成功失败经验，指出是否合理。这种中国史学史的治学态度，就是将历史当做“学做人”的教科书，以史明道不可谓不是中国史学史之重点。²²吴敬梓将文学与史学无形结合在一起，借小说以史明道，警示士人，反思弊病，不可谓不是一个时代性的先驱思想家。

²²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文化专史及其做法〉，《梁启超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十四集，页 188-189。

第二章 《儒林外史》中的历史思想

《儒林外史》中痛心疾首地批判每个痴狂功名富贵士子的百态丑样，吴敬梓的思想复杂性既有原始儒家正统思想的人生价值取向，又有不断徘徊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救世精神。《儒林外史》人物背后大都实有其人，甚至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吴氏用自身的人生经历在书中重演过去的事情，这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更是使过去复活过来，因此历史是活着的过去。这与柯林伍德的第一条历史思想不谋而合：

历史学家研究的过去并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在现时世界中活着的过去。²³

柯林伍德认为人表达思想的行动才是历史真正的内容，所以思想的历史即为所有的历史，历史其实就是过去的思想在学者心灵之中的重演，行动中的思想不仅只是意识，更是自我意识。因此，小说《儒林外史》便是过去的思想在吴敬梓心灵中的重演的结果，书中的思想不仅是意识，更是吴敬梓产生的自我意识。

柯林伍德自身活动的觉知中将思想分成了记忆、知觉和反思三个层级。吴敬梓根据自我人生的经历，进行了反思性地思想，正如何林伍德认为反思性思想是

²³ R.G. Collingwoo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Stephen Toulmin, *An Autobiography*, p96.

思维者对自己想要思想些什么的有所意识的思想，它不是盲目努力的结果，它的过程受一个确定的目标指引，有目的地从事行动，表现的就是反求诸己。为此，吴敬梓对于当时社会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反思性思考，他所提出的思考对于当时社会是与众不同的、进步的。他从批判虚伪不实之风提出实践的重要性；再到官本位思想反思自身经历，结合令士子们深陷囹圄的功名富贵，对官本位思想提出反思；但面对现实与困境，他思考着不得不选择了中间的德化世人；最终不得不把自身的理想与困厄寄托在了书中人物之上。这些作者反求诸己的解答社会弊病所作出的答案。

正如柯林伍德说过：“历史学家的工作在于发现过去的人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²⁴因此，吴敬梓对于他的处境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此一处境要如何改变？实践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行动的目的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此一目的如何达成？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是行动者（吴氏）的行动策略。吴敬梓用小说中部分人物的行为作为行动的思想，以达成解决问题的目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吴敬梓解决问题的思想。

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史，它的证据就是过去的历史事实。吴敬梓在创作《儒林外史》中，受到众多先古的思想以及作者的过往经历影响。而回顾作者思想的最好方法便是重演思想，柯林伍德认为只有具备相应的历史经验，他才有可能重演过去发生的事件。重演广义上是重新上演，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在现实或脑海中重现过去的事情，《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故事便是吴敬梓在脑海中对于过去事情的重现。思想在柯林伍德眼中是此历史事件（即《儒林外史》创作）背后的创作动机与想法，因此明白作者运用这些思想创作这些历史人物背后的动机与

²⁴ R.G.Collingwood,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 p86.

想法显得尤为重要，这样才能够明白作者塑造这些人物背后的意义。同时，更着重结合吴敬梓自身经历深入研究，理解重现《儒林外史》人物创作背后之动机与想法，以更好明白作者塑造这些人物的目的与意义。

第一节 礼之实践——颜李学派

自明中叶以来，明廷因政治腐败逐渐走向衰落。至明末清初，此时文化界的思想文化异常活跃。部分思想家对于秦汉以来逐渐异化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展开了反思与批判，在这种新旧思想的碰撞下，社会上出现了较为激烈的价值观念冲突和社会发展转向。

吴敬梓作为一位具有极强社会责任感的处士，清初实学思潮自然对其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用《儒林外史》展开了对士人命运的思考与观察，作品中大量真假名士的鲜明对照，以及其对待假名士之反讽，还有对礼乐兵农，恢复原儒古礼的追求，无不显示出其对程朱理学的空谈虚假之风的摒弃，以及对求真去伪、崇实黜虚的明清实学思潮之推崇。

一、理学的批判——颜李学派

理学自北宋以来积极吸收佛、道两家中的积极思想，使得儒学步入了又一个新时代。南宋时，新兴的程朱理学逐渐引起统治者注意。此后，元、明二朝将程朱理学视为官方正学，并且把朱熹之言论作为科举取仕的依据，至此程朱理学在王朝政治中取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但是自宋代陈亮、叶适以来，部分学者抨击它虚妄浮空的声音就不绝如缕，其中较为出名的有顾炎武、张居正、黄宗羲等。它虽被王朝统治者提倡为官方哲学，但是当学术和政治相融合时，难免会出现学术被政治所利用的状况，因此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程朱理学逐渐走向积重难返。皇权至上的观念下，统治者利用它维护自身皇权，学术的独立性日渐衰微，禁锢了时人的思想。明中叶以后，社会愈加黑暗。此时王阳明将程朱理学与禅学相结合，衍化为“心学”，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主张。“心学”的出现大大丰富了理学，但是“心学”夸大了人的主观精神的作用，远离现实，空谈心性，最终助长了明朝后期不务实际的社会风气。许多虚伪的儒生走上朝堂，他们只顾自身利益，贪墨钱财，争权夺利，树立朋党，鱼肉百姓，满口皆为虚伪的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言，明廷在众多的“伪”士人的影响下更加积重难返。

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拥有实学思想的发声者，他们批判宋明理学之“空疏虚妄”，提出了“求真去伪，崇实黜虚”的观点。明李贽提出：“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²⁵指出了程朱理学之空虚，逐渐成为伪君子们欺世盗名、谋求功名富贵之工具。再后来这一思想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用经世致用之思想，从现实出发，以经学研究揭示程朱理学治下的种种社会弊端。到了清中叶时，颜元以“习”字为宗旨，提倡“实习”“习行”，反对肆口空谈，必须身体力行。²⁶尤其注重“礼乐不可斯须去身”²⁷，礼是古典儒家的核心²⁸，儒礼的传习成为了颜元后半身生的一个重心。²⁹此后，以李塨、唐甄等

²⁵ [明]李贽著，〈三教归儒说〉，《续焚书·卷二·说汇》，（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76。

²⁶ 王东杰，《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页7。

²⁷ [元]陈澧注、金晓东校点，〈乐记第十九〉，《礼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卷七，页453。

²⁸ 商伟著、严蓓雯译，《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Rulin Waishi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页58。

²⁹ 商伟著、严蓓雯译，《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Rulin Waishi and Cultural*

人为代表的实学家对其继续发扬光大，形成了颜李学派，对当时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力。如颜元言：“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³⁰陆陇其认为程朱理学舍实求虚，造成了士人视圣贤之言，不过求取功名利禄之物尔；唐甄则认为统治者应“治道贵其实”，以富民实功。综上所述，颜李学派提倡人们要注重“习、行、动”³¹，对待空虚无用的理学加以抵制，倡导崇真务实的社会风气。

此后乾嘉时期，还出现了戴震等人以考据学反理学，以求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对古文献展开考据研究，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拓展了颜李学派的以复古探索新事物的“学问”。此外还有章学诚以史学反理学，凌廷堪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礼代理”。各实学家都在不断用自己的行动对理学虚空之风展开批判，丰富了实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明清之际部分学者提出的实学思想，与程朱理学的空疏虚诞之风截然相反。作为当时一股先进的社会潮流，他们引导人们更加注重实践，习行、习动，经世致用，排除社会难题。吴敬梓接受这股实学思潮，用《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塑造与故事情节抒发自身的历史思想，以倡社会向“实”之风。

Transform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页 52-53。

³⁰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 190。

³¹ 中国实学研究会，《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页 1。

二、吴敬梓的实践与颜李学派

吴敬梓的实践精神与其受到颜李学派的影响不无关系，《儒林外史》透漏出的倡真去伪的实学精神便是有力的证明，这便是吴敬梓对于他所处社会环境而反思的有力解答。“要了解凯撒，就必须思考凯撒怎样思维他所身处的处境，以及处理此一处境的方式。同样，要理解亨利一世的某一诏书，历史学家必须知道亨利一世如何看待他所面对的处境，以及他借此诏书意图如何改变此一处境。”³²柯林伍德的观点与吴敬梓借小说表达自身处境，以及试图借小说唤醒世人改变这一处境的做法不谋而合。《儒林外史》中的实学行动便是历史学的证据，也是作者在脑海中的重新上演，这些作者所塑造人物的背后便是先驱者吴氏对于社会漏洞的解答。

吴敬梓一生跨越了康雍乾三位帝王。当时的晚明遗老鉴于明之灭亡，对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做出了反思。清之统治者亦吸取明空谈误国的教训，号召躬行实践。康熙帝颁布《圣谕十六条》引导众人向善，其子雍正亦颁布《圣谕广训》广为传诵，敦行守法，促进了实学思潮在社会上的传播。在此期间，思想界活跃，实学思想进一步向乾嘉汉学拓进，给予空疏虚诞的程朱理学带来了极大打击。吴敬梓作为一位拥有极大社会责任感的在野儒生，明清实学思潮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具体批判的是程朱理学下空疏虚诞之风的“伪”士人，他希望士子们可以坚守孔子提出的原儒思想，注重实践，对待丧失原始儒家理想

³² R.G.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1.

人格的儒士们感到羞耻。他的批判力量来自颜李学派的实学思想，更兼有作者对程朱理学与现身经历的反思，就连小说人物大部分都确有其人，所写事迹也有真实出处，具备了生活之“实”的感觉。

吴敬梓接纳实学思想，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也不无关系。他出生于安徽全椒，一生大都游历于江南地区。生活环境的改变，让他对社会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首先，吴家作为“家声科第从来美”³³的世族大家，他们重视教育，众多子弟积极参与科考以求入仕，吴国龙曾把推孝廉、崇经学、交良友等作为选拔真才的标准；吴国龙、吴国对在主持乡试中出过忠孝道德的考题，家族也“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³⁴倡导家人对孝的践行；家族对于经学也颇有研究，例如吴沛曾作《诗经心解》、吴国缙曾作《诗韵正》，这样的治学传统自然潜移默化地刻在作者脑海里，所以吴敬梓自然也备受传统原儒思想的影响。吴敬梓著《诗说》考核原委以治《诗经》，对于恪守成说、独尊宋儒的现状感到不满，以考据阐发义理，使经学随着时代发展而不在宋儒下盘旋。甚至就连吴氏自己的名字都取自《诗经·小雅·小弁》的“维桑与梓，必恭敬止”³⁵寄予了吴氏父母希望其受到尊敬的期望。

其次，吴敬梓的父母去世后，他与族人陷入了财产争夺。这使吴氏早早认清了现实，看透了虚伪世人的自私与贪婪；科场的屡试不第，使吴敬梓有了一股挫败感，明白了科举的黑暗，再加上乡人对他败家的指责，使他深深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之苦；世道的虚伪使得士人思想与传统原儒思想相违背。他在 33 岁那年移

³³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乳飞燕·甲寅除夕〉，《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页 362。

³⁴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移家赋〉，《吴敬梓集系年校注》，页 3。

³⁵ [宋]朱熹著，《诗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 94-96。

家江南富庶之地——南京，江南地区自古以来，财富丰硕，文化繁荣，文人墨客众多，思想较为活跃。历史上许多人文大家都诞生于此，学派林立，各种思想在此交锋相对，学术气息十分浓郁。明末清初顾、黄等实学大家的思想便是从这里传遍全国，继任的颜李学派更是“数十年来，海内之士靡然从风。”³⁶吴敬梓生活在此，虽窘困，但与大量失意士子朝夕相处，交流经术，倒也乐在其中。在野儒士的身份让他保持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与批判精神，活跃的实学风气开拓了他的眼界。他在和推崇实学之学者不断交流中，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从自身命运展开了对整个士人阶级命运的思考，对社会风气、对社会制度展开了批判。

别忘了，吴敬梓生性豪爽，好交友。其生活的江南地区认识了许多文人墨客，这其中许多人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对其影响最大的便是颜李学派的传播者们。曾祖吴国对作为发现李塨之人，为之“开雕行世”³⁷，李塨此后作为颜李学派最有力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想必吴敬梓亦对其思想亦早有接触。在密友之中也不乏颜李学派的信仰者，其中对吴敬梓影响较大的就有程廷祚和程晋芳。程廷祚自号青溪居士，常年生活在梨洲、亭林学说盛行的江南地区，又受岳父陶甄夫的影响而接受颜李之学，所以程廷祚学术上以习斋为主，而参以梨洲、亭林。程廷祚以：“始知当世尚有力实学而纘周、孔之绪于燕赵间者。”³⁸给李塨表达自己对颜李之学的信仰。李塨对此十分欣喜，回道：“今乃忽得之足下，年少才高，议论辉光，肆映如伟炬烛天，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传不至堕地者也，则习斋虽亡而不亡，谫陋虽衰而未衰也”³⁹言语间充分肯定了程廷祚，视其为南方颜李学派的继承者。李塨在程廷祚三十岁时来南京讲学，程廷祚以弟子礼相待，二人议

³⁶ [清]陶甄夫著，庞朴编，〈秦关稿序〉，《中国儒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第二卷，页408。

³⁷ 陈美林，《吴敬梓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180。

³⁸ [清]李塨，《恕谷后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页42。

³⁹ [清]李塨，《恕谷后集》，页42。

论实学，相谈甚欢。而吴敬梓此时早已和程廷祚相识，因此难免对李塉讲学盛况有所耳闻。关于作者和程廷祚的关联，程晋芳记载道：“与余祖绵庄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⁴⁰可见他们关系“至契”，有着相似的兴趣爱好，二人时常交流思想、探讨学问。从二人作品观察，《青溪诗说》作为程廷祚名作影响深远，而吴敬梓同样创作过类似的《诗说》。程廷祚厌恶落后的程朱理学与不实的八股取仕，反对墨守陈规。吴敬梓也认为“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方可领会圣人之“经旨”⁴¹。足可见他们不循规蹈矩，都想跳脱走向没落的理学，重实践以求经世致用。这和颜李学派的开创者颜元、李塉等人拿原始儒学、“圣人本意”压宋儒来反对理学的思想是一致的。不得不说，程廷祚对于吴敬梓治学思想的形成影响密切。同时程廷祚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学问，以及崇高的社会声望还有高洁的人品，都让吴敬梓对其心生钦佩，亦师亦友，最终在《儒林外史》中被吴敬梓以庄绍光的真儒形象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出来。⁴²并且作品中祭祀泰伯祠，提倡古礼，以及注重礼乐兵农，无不体现着颜李学派的思想内容。

程晋芳是程廷祚的同族晚辈，还是吴敬梓的挚友。他作为清中叶时重要的经学研究者，亦对经学界有着重要影响。但是由于他生于盛世，所以对于批判社会现实之“虚”的精神，不若明清之际部分实学思想家般激烈，也不如程廷祚般对实学思想理解深刻和激烈追求。但是他受长辈程绵庄影响，对于颜李实学也是充分肯定的，他觉得：“颜李之学主于切实，指近于日用事物之间，如眉之着目，而于存诚尽性之旨，亦直截无纠葛，信可以补程朱所不及。”⁴³可见他也认为程

⁴⁰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文木先生传〉，《吴敬梓集系年校注》，页 566。

⁴¹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尚书私学序〉，《吴敬梓集系年校注》，页 418。

⁴² 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页 51-56。

⁴³ [清]程晋芳著，魏世民校点，〈与家绵庄书三〉，《勉行堂诗文集》，（合肥：黄山出版社，

朱理学亦需用经世致用之思想，以补程朱理学之不足，这大体上与其祖绵庄相似。

吴敬梓身为其挚友也难免会受到其思想的影响。

别忘了，吴敬梓还有好友严东精于算术、天文；周架善于天文、水利等；最重要的是长子吴焘作为李塉的再传弟子⁴⁴，在生活中也精通数学，作有《勾股算法》、《周髀算经图注》等作品。他们都是匍匐于实学思潮之下，对于经世致用思想的践行者，通过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以解决社会问题。吴敬梓与这些人交往频繁，自然也就让他更加注重对于实学的研究。

不难看出，吴敬梓对于颜李实学的接纳，吴敬梓身边的亲朋好友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导和中介作用。颜李学派作为空洞理学对立面的存在，深深影响了吴敬梓，其抛却家产，其解放妇女，其推崇原儒思想，最终抛却功名富贵，甚至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依然捐金修建南京雨花台先贤祠，倡导古礼。这些无不是受到颜李学派的影响。他除了用“治经”的形式来批判虚空不实的理学，还通过《儒林外史》的创作，透过文字的形式，借用自身“真”经历，以颜李学派崇真去伪的社会主张统摄全篇，运用反讽艺术对文中虚伪的假名士加以批判，深切表达了自己对于颜李实学的推崇。

三、颜李实学——吴敬梓的时代反思

柯林伍德认为当一个人由于他的反思性的思想而意欲某事时，他的意志并不仅仅是发动某一行动，而后就置之不顾，相反地，行动的每一阶段都处在意志的

2012），页 754。

⁴⁴ 陈美林，《吴敬梓研究》，页 180。

控制之下。⁴⁵吴敬梓的精神资源，无疑来自颜李学派诸子，回顾记忆，镕铸于《儒林外史》之中，从求真黜虚到追求兴农强兵践行儒礼的理想。吴氏即使面对失败的无可奈何，亦怀抱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借泰伯祠大祭德化世人，最后反思礼在践行之中的不足之处，概括而言之，吴氏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各式各样的人物描写之中。

（一）求真去伪，崇实黜虚的精神追求

明末清初，自李贽指出理学之空虚，成为伪君子们欺世盗名、谋求功名富贵的工具。顾、黄、王三人反思明亡之步履，用经世致用之思想加以修正。康雍乾三帝，以史为鉴，倡导尊孔读经，注重实践，对理学的空谈心性深恶痛绝。康熙帝曾言：“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⁴⁶“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⁴⁷雍正对只知背诵圣人之言的腐儒亦十分鄙视，常褒奖孔孟贬低宋儒，他认为：“宋儒之书，虽足羽翼经传，未若圣言之广大悉备。”⁴⁸乾隆帝对于假道学更加深恶痛疾，朝廷重臣尹嘉铨生平颇以道学为傲，他请求乾隆帝将其父与理学名臣一起配享孔庙，乾隆大怒将其绞死。以此一事，可见乾隆帝对于假道学之痛恶，比其先祖有过之而不及。在清统治者以及颜李之风的影响下，对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⁴⁵ R.G.Collingwood, *The New Leviathan, or Man, Society,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Revised Edi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3.

⁴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二十四日”条，《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二册，页1089。

⁴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页1194。

⁴⁸ [清]刘锦藻编，《清朝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页5313。

小说围绕功名富贵为主心骨，极尽刻画出了众多真假士人。他们中一部分摒弃功名富贵，是真品格、真高尚的儒士，例如迟衡山、虞博士、庄绍光等正面儒士，王冕、四大奇人等真隐士，杜少卿、虞华轩等真名士，他们都是具有崇真思想的致力于社会的真士子；与之相反的就是追求功名富贵却表演清高的虚伪的假名士，有如假理学者严贡生、王德、王仁，假隐士权勿用、杨执中，假侠士张铁臂，假名士景兰江、杜慎卿等。作者对于真假士人态度截然相反，对待真实之人，作者极尽赞扬和钦佩，对于虚假之人，以反讽手段将虚伪士子伪装的外衣无情的揭露出来。

例如书中对于王德、王仁二位士子的描写，在初次听到妹夫严监生准备立偏房为正妻的时候，从丧着脸不发一声，两眼通红，到妹夫给了二人各一百两银子之后，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允许妹夫立赵氏为正妻。二人自称作为在纲常上下功夫的秀才，说着“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第五回，页69）的虚情假意之话。平时虚伪惯了的二人就因为些许钱财，便在妹妹临死前迫不及待地扶了正，评本总评道：“习惯成自然。”（第五回，页74）果真的如他们名字般“无德无仁”。还有严监生的哥哥严贡生，亦是一个极尽虚伪之人。他常把自己在乡间不占他人丝毫便宜，为人坦荡率真挂在嘴边，却私自关了别人的猪，猪的主人前来讨要却还在信口雌黄地狡辩，敲诈平民。在坐船回来的路上，为了赖掉船钱，假借廉价的云片糕，说的昂贵，还借官威来压迫船家；就连亲弟弟死后，丝毫不顾及严监生官府救他的恩情，尸骨未寒的情况下，依然从孤儿寡母的手中争夺家产，甚至闹到衙门里去，丝毫不顾及家族颜面，可谓是无耻至极。范进作为中举之人，竟不知苏轼为何人，居丧期间不用银镶杯箸，却吃了一个虾丸；荀枚为了做官，居然想在瞒着母亲的亡故，

居丧不报。周进和范进此时作为朝廷要员，还帮着出主意，称可以酌量而行；更可恶的是，牛浦郎为了成为名士，偷了亡故牛布衣的诗稿，对外冒称牛布衣，到处招摇撞骗；万青云到处用假中书招摇撞骗，成为众多官绅的座上宾客，在事情败露之后，依靠凤四老爹和高翰林、秦中书等人运作买通，竟将万青云买成了真中书。

假名士杜慎卿，一边一本正经的说着：“妇人那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第三十回，页 369）一边却要求媒婆给其物色美女，在众人面前表演着自己的忧愁，说这是因为家族血脉的延续，无可奈何之举。并且还好男风，反倒被季苇萧给大大戏弄了一次。又如景兰江、赵雪斋、浦墨卿等假名士，其实没有什么本事，却在假装高雅，真实却是一群无趣的文人。

假隐士权勿用和杨执中也是同样的虚假。杨执中殴打母亲，躲避恩人。又假装清高以便和官攀上关系，自己既不懂生意，又不会治家，整天连饭都吃不上，却靠香炉以自慰。权勿用受杨执中推荐，被其吹嘘为“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第十一回，页 151）的世外高人，实际上却是伪孝又信奉“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第十二回，页 157）的无耻之徒，更甚的是，还诱拐僧尼而被官府捉拿。假侠士张铁臂，自称武艺高强，在屋瓦上行走时踩得一片响，此后还欺骗娄家公子，用猪头冒称仇家之头，骗取娄家公子五百两银子。洪憨仙用煤熏黑的银子欺骗马二先生的银子，若不是突然离去，马二先生的银子还不知要骗多少。反之，一群商人见屡试不第的周进，真心实意地捐金为周进纳监进场，天一评（天目山樵评本）道：“难为生意人竟能躬行实践。”（第三回，页 33）士农工商阶级下与地位较高的虚假的文人名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儒林外史》通过对虚假之人的无情揭露，不难窥见当时社会上虚假之风的猖獗，吴敬梓作为时代思想的先驱者，将现身经历与崇真去伪思想应用于作品中，这对于打击社会不实之风是多么的重要。

（二）兴农强兵的理想追求

王学末流的远离现实，空谈心性，只剩下了对“理”的空洞的说教与论证，最终助长了明朝后期不务实际的社会风气。顾炎武说道：“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空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先五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⁴⁹，朝廷上下空虚之风，导致官员不知职责所在，以致钱谷与甲兵不知。明亡之后，清廷入关后依然用程朱理学笼络士人，所以顾、黄、王三位实学家借鉴明亡之步履，用经世致用之实学思想加以修正。在此影响下，颜李学派加以继承发扬。

颜元、李塉二人认为昔日明灭清立的主要原因就是，身处高位的知识分子没有匡扶天下的济世之才。面对敌人既无良策，又无实际本事，只会以死报君王，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灵涂炭”⁵⁰的局面。他们倡导“习行经济”之学，反对死读书的行为，要注重实践。吴敬梓借用颜李学派之“实”，辅以原儒，提出了践行礼乐兵农，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思想。

文中真儒士迟衡山说：

⁴⁹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上册·卷之七，页402。

⁵⁰ [清]冯辰、刘调赞撰，陈祖武点校，《李塉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124。

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第三十三回，页 415）

作者借迟衡山之口，将颜李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引入了文中，并引领泰伯祠大祭，期待借祭祀实现教化民众。萧云仙作为文中对礼乐兵农思想全面继承的儒将，他听父命投靠平少保，攻城击叛，在战斗中发挥聪明才智，夺下了椅儿山以及青枫城，击败了叛乱的蛮夷，并且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与百姓同心协力筑城才把战果保住。又积极号召流民，开垦良田、兴修水利、与民发展。在礼乐上，他建坛场、立先农，用以祭祀。生活逐渐好转后，他又积极开设学堂，劝导农民的孩子读书上进。可见，萧云仙的行为都是对于礼乐兵农是积极践行。虽然结局是被以“任意浮开”的罪名，最终化为了泡影，但是足以体现其对于实学精神的坚定，与只追求功名富贵之人形成了巨大的差距。同时还有相似经历的还有汤镇台，他协助朝廷积极灭苗乱，虽然立下了大功，但是却被朝廷谴责成轻敌深入，浪费钱粮，并且受到了朝廷“降三级调用，以为好事贪功者戒”（第四十三回，页 535）的严重惩罚。

这二位都是对于礼乐兵农的坚定守护者，二人兴农强兵，功绩与所得赏赐不符，他们的成果最终走向失败。可见社会与朝廷之黑暗。但是吴敬梓借书中人物抒发自己对于礼乐兵农、兴农强兵的探索与追求，推动了理想人格从“儒”到“侠”、从“文”到“武”的转变，可见其前瞻性。⁵¹

⁵¹ 崔文东，〈从崇儒到尚侠——论晚清士人对明治汉文史传中志士形象的接受与转化〉，《汉学研究》2020年第38卷第4期，页220。

（三）重建礼乐秩序的社会抱负

颜李学派认为唯有礼乐兴方可安天下。程廷祚对此深信不疑，曾说道：“愚近作〈礼乐论〉适缘有感于此。李恕谷传注诸书，足下阅之，以为何如？其师弟亦非无所见者，正可与拙论相发明也。”⁵²这对于吴敬梓的思想难免有影响。在小说中，迟衡山说如今士人对礼乐兵农全然不顾，醉心于举业，可见当时社会上礼乐制度的缺失。在没有礼乐制度的约束下，社会上必定是人心不古，乱象重生，人们的价值观日益颓废，进而有了小说中余大说的：“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第四十七回，页 581）因此，文中出现了迟衡山倡建泰伯祠，兴人才，助政教，恢复社会上的礼乐制度。

《儒林外史》中迟衡山曾说：“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第三十三回，页 416）可见吴泰伯这位吴氏家族的始祖，不仅是小说里的道德象征，还是更是南京历史上第一位儒家圣贤。孔子对其赞道：“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让天下，民无得而称焉。”⁵³可见泰伯是个具有礼让精神的圣贤之人。历史上的吴敬梓曾在南京雨花台和朋友们一起捐金重修先贤祠，后与众人祭祀泰伯以下五百余人。小说中亦有众多良莠不齐的贤人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泰伯祠大祭，他以亲身经历，着重突出着泰伯的礼让精神。与书中假名士严贡生，牛浦郎等形成鲜明对比，在批判士子过于追求功名富贵的腐朽世风之时，又给当时虚伪理学影响下礼仪沦丧的社会开出了一剂良方。用书中真名贤士，构建了一个

⁵² [清]程廷祚著、宋效永校点，《青溪集》（合肥：黄山书社，2004），卷七，页 491。

⁵³ [宋]朱熹，〈论语集注·泰伯第八〉，《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 4，页 102。

远离政治、权力的礼仪世界。大量良莠不齐的士子参与其中，可见作者不计较人物品德的高低，使他们一起在礼的影响下向善，这正是礼仪的广泛性，体现着吴敬梓寄望世人一齐救世的决心。

理学迈向虚谈不实，进而导致了礼的制度败坏与礼之实践的缺失。颜李学派一直将传习儒礼为己任，吴敬梓受此影响，因而塑造了许多践行礼仪的真名士。例如，小说第三十六回目中出现“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其中“真儒”和“主祭”足以体现吴敬梓对虞育德人物品质的高度认同。作者对虞育德进行详细描写时，用孔子之母绣绂系在麒麟角上十一月而生孔子的典故，将他的出生地设置在了与此相关的麟绂镇，神奇色彩引出虞育德的神圣之处。特别是虞博士一出生便以博士相称，既神奇，又有浓烈的反讽色彩。这一天命天授如天启式般的真儒士形象，根本无法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实践去获得，与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形之中暗示着吴敬梓乃至颜李诸子都难以逃离那个黑暗现实社会的魔幻圈。因此，虞育德出场之前，迟衡山等真儒对其的赞赏，退场之后，借正面人物之口对其品行赞叹不已，还有人物经历和交往朋友、主祭行为等，无不在诉说着作者“以礼化俗”规范人心，重建礼乐的理想，具有思想史的正面与反面两种意义。

作者期望通过对礼的习行，达到规范人心的作用。众人推举虞博士主祭泰伯祠，众多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观看，用古礼、古乐盛况，传扬礼让精神教化士、民，尤其是让众多素质参差不齐的士子通礼仪，知廉耻。同时，他自身也无不显示着对礼之秩序的践行。原儒古礼讲究忠恕礼让，为他人着想。虞博士路遇葬父无钱而走投无路去投河的陌生人，将其救起又给予钱财，这是对陌不相识之人的善举；宽容原谅将其房产变卖的表侄，这是他在践行忠恕；在考场上假装不认识作弊的

考生，这也是他为考生着想，以养其廉耻之心；对待管家嫌衙门清淡，不但没要丫头嫁给管家的身价，反倒给予十两打发推荐去了知县衙门，说明了虞博士恕之美德至高。这些行为都体现了他的“仁”礼的践行。在他身上，还有与其他士子不一样的精神品质，他不求功名富贵。他在中举之后淡然处之，不似范进般失了心疯，不汲汲奔走于仕途。以仕代耕，只求“夫妻两个不得饿死”。（第四十六回，页 563）不肯求人举荐，不愿以辞征辟而自高，又诚实不隐瞒年龄，甘做闲官。以上种种都是虞博士对泰伯祠大祭的恢复古礼的践行，以礼化俗，寄托了作者对于重建礼乐秩序的期望。

（四）作者的反思——礼之践行的矛盾

宏大的泰伯祠祭礼后，士子们上演了日常生活中的礼之实践。通过这些实践，对于其中部分躬行之礼教，作者感到矛盾重重，借书中人物展开了思考。

第三十七回回目中作者以“祭先圣南京修礼，送孝子西蜀寻亲”的题目，直接表明了郭力的孝子身份。这个故事紧挨着泰伯祠大祭上演，郭孝子在武书的介绍下认识了南京的贤人圈，杜少卿以礼相待，虞育德与庄绍光为他写了推荐信，在众人的帮助下开启了寻父之路。虽然在历尽千辛万苦后找到了父亲，但是父亲无情地拒绝了与其相认，也没有因为郭力的坚持而改变想法，郭孝子催人泪下的孝行换来的却是被父亲推出寺门，再叫也不应的结局。但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放弃对孝礼的践行，他租住在寺庙旁，买通道人为其父搬送柴米，在自己钱财耗尽后依然打工赡养父亲，直至父亲去世，携骸骨而返乡。虽然整个孝礼践行的很累，但是挂念之事总算得到了了解。

他的父亲王惠本是一个反叛朝廷的逃犯，这个不忠之罪本可以作为其不践行孝礼的理由，但是郭力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孝礼之践行。孟子弟子桃应曾问孟子，舜对于自己父亲犯法了会怎么处理？孟子回答道，舜会放弃天下，背着其父逃到东海之滨。可见，原始儒家一直把行孝作为儒家礼仪秩序的核心之一，这是儒家的绝对义务。郭力恪守原儒思想中的孝礼，不管父亲品行出身，不管父亲对其态度，不管自身生活之艰辛，身体力行，把行孝视作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这正是坚守儒礼的神圣行为。但是郭力对于自己的孝行内心是否坚定呢？他在文中时这样对萧云仙说的：

这冒险捐躯，都是侠客的勾当，而今比不得春秋、战国时，这样事就可以成名。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时候，任你荆轲、聂政，也只好叫做乱民。像长兄有这样品貌材艺，又有这般义气肝胆，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将来到疆场，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不枉了一个青史留名。不瞒长兄说，我自幼空自学了一身武艺，遭天伦之惨，奔波辛苦，数十余年。而今老了，眼见得不中用了。长兄年力鼎盛，万不可蹉跎自误。（第三十九回，页 485-486）

郭孝子的这番话道出了自己对于逆贼父亲尽孝无疑是与官方政治权威的礼仪世界里尽忠的要求相违背，只有与朝廷同心同德、效力才是正道，自己虽不同于“乱民”，但是也在朝廷大义上无法解释。他在礼的行孝与尽忠两个中选择了行孝，对于现实社会里的忠君之礼没有达到礼之要求，因此在忠孝之间十分为难。作者借此发出思考，诉说了个人在践礼的现实中面临的矛盾困难。同时，自身虽有一身武艺，却无处施展，由于父亲的缘故，未能达到功成名就，感到人生的不

完美。再加上父亲对其孝行的不认可，加重了自己对孝礼的践行是否还算是孝行怀疑态度。二元礼无处不在的妥协，无不显示着礼之实践在现实生活践行的矛盾与失败。

小说第四十八回述说了老秀才王玉辉的故事。年过花甲的王玉辉是个穷了三十多年的秀才，恪守礼道，笃信好学，虽然贫困，但是一心扎在《礼书》、《字书》、《乡约书》的撰写上，传播儒学，教导民众。王三姑娘丈夫死后，她从小受王玉辉影响以及社会风气使然，明白大节面前该如何抉择。为了不拖累父亲，表达了殉节之意以减轻父亲的负担。王玉辉非但不劝阻，还鼓励女儿就这样做吧，这是青史留名的事，这无疑阻断了女儿的反悔之路。在王二姑娘死后，他竟大笑道：死得好，又在烈女入祠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第四十八回，页 589）为了排解忧伤，又出游南京，一路上的秀丽风景在他眼中也是凄惨无比，见到白衣女子就想起女儿，不禁热泪盈眶，正如天评评价“矫情者决烈于一时，岂能持久？”（第四十八回，页 589）王玉辉此时内心的痛苦不正是礼教与为人父母的良心的冲突？虽有悔恨，已是太迟。躬行礼教非但没给他带来成就感，反而给他带来了痛心。

吴敬梓用王二姑娘之死，对礼的实践提出了质疑，那就是一味地践行礼教是否可以挽救礼的衰微？王玉辉的痛苦不就是礼之实践悲剧的一面？被曲解了的礼教，泯灭人道的天性，为了青史留名而鼓励殉节，到底是真心倾服于礼教还是为了利益？这种变了态的恶劣习俗杀人又伤人，既没有原儒之礼的意义，又遭受着社会质疑，这也正是礼在实践中失败的另一面。

第二节 《儒林外史》中的官本位思想

《儒林外史》最精彩之处离不开对书中士人形象的描写与作者这一思想先驱者借小说对社会弊端展开反思。除元明易世时少量王冕故事外，大都假托明代，文中吴敬梓虽是描写的明代的士子们，但实则描绘的是一幅十八世纪清中叶时的士人生存状态以及士人历史命运的社会风俗画。

清人吴氏的这一写实创作手法与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不谋而合，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史，历史学的证据是过去的历史事实和古人的思想。而小说时代背景涉及历史上真实朝代，且小说人物大都实有其人，多为作者化名后的真实人物，书中人物的所言所为便是柯林伍德所述说的最好的证据。作者在书中的重演，便是本小说最为独特之处。作者的反思性思想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书中人物由此有了生命史，作品的思想有了历时性变动，使得《儒林外史》不同于其他小说。

吴敬梓在创作之时更是围绕着“功名富贵”四字为主心骨进行创作，书中大部分士人无不体现着对“官”的执着。其出身宦宦之家的状况，导致吴氏早年受到影响也热衷于仕宦为官。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他看透了世间冷暖、社会黑暗，明白自身抱负无法得到施展。他开始对士人“官本位”思想下的唯“功名富贵”展开了反思批判，在小说中反讽这些虚伪士人，意在警醒当时士人要有社会责任感。这包含了他对自身应对情境的掌握，借此小说意图改变这一“官本位”

思想下唯“功名富贵”的社会不良风气，这与柯林伍德借了解亨利一世诏书的历史思想观念不谋而合。⁵⁴

一、从“学而优则仕”到科举取仕

自汉武帝施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⁵⁵以来，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王朝的正统思想，其在士阶层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学而优则仕”作为《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一个重要的人才观体现，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士子的价值取向，某一程度上造成学习优秀的士子向往仕宦为官的传统。此后隋朝科举取优的出现，大大突破了西周以来的宗法世袭制，维护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给予更多底层士子上升空间。相较之前的门阀世家把持朝政，科举取优有效地帮助统治者筛选人才，维护了自家皇权统治，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社会公平性。

“学而优则仕”把学习与入仕紧密地联系起来。孔子弟子子夏认为只有学习成绩优秀，德才兼备、富有知识文化的人才可以成为官员。“学而优则仕”中，“学”是“仕”的途经，“优”是“学”的标准，“仕”是“学”的结果。学（教育）、仕（功名富贵）与王朝政治（统治者需求）三者相贯通，就把为学与求官、教育和政治相互联系起来。因此，在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史中，它具有强有力的价值导向作用，对于中华文明影响力深远。孔子同时还告诫士人“不患无位，患所以立”⁵⁶，不用担心无官可做，而更应该担心自己是否学习优秀，是否拥有做官所具备的文化知识。

⁵⁴ R.G.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p51.

⁵⁵ [汉]班固著，〈武帝纪·卷六〉，《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 212。

⁵⁶ [宋]朱熹，〈论语集注·里仁第四〉，《四书章句集注》，卷 2，页 72。

此后，董仲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⁵⁷的选才理念。这对于后来隋朝科举制的建立与发展，具有重大的贡献。科举制的创立给予了各层士子积极学习的力量，让广大士子特别是平民出身的士子看到了自己通过学习获得地位与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又对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王朝官吏的选拔予以改善，既维护了君权专制，又加强了思想控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逐渐不再适用于社会。这是必然的，因为它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皇权专制而拉拢人才与控制读书人。

二、科举取仕下的官本位思想

“官本位”思想发端于春秋末期“士”阶层的崛起，到战国末期时秦国商鞅把文化分为三种，亲亲而爱私、上贤而悦仁以及贵贵而尊官。由此可见，官与贵密不可分。秦一统天下之后，商鞅思想成为了中国官方的主流文化。自隋以后，科举之风盛行，意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分配于政府各部。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科举病”与“官场病”交织在一起，使得士子间的官本位思想愈加严重。造成“官本位”思想愈来愈严重的主要原因是：在社会上，中国由分封转向郡县制，并且从门第社会转向了士大夫社会，农耕经济的发展使封闭的乡土生活中的百姓不可避免地对拥有权力的官员产生崇畏心理；在制度上，人才选拔制度从世爵制转至最后的科举制，科举制的最终目的就是选拔人才做官，它让优异平民有机会入仕成为官员，安定了社会的同时，更让平民拥有了做官成为“天上人”⁵⁸、“官久必富”⁵⁹的念头，八股取仕的出现更是完善了科举考试的评判标准；在

⁵⁷ [汉]班固著，〈董仲舒传〉，《汉书》，页 2513。

⁵⁸ [明]吕坤，〈官府来〉、《去伪斋文集》卷十，《吕坤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

文化教育上，作为科举内容的孔孟之学广为世人接受，又倡导士人积极入世。这样的思想受到国家鼓励、传播，社会民众因可以荣身以此为荣，几百年下来“官本位”思想自然深入人心；在考试上，八股文教采用四书五经为内容的命题式作文，本就是为遴选行政人才，并非培养文史哲学者，士人学习的目的自然是为官，并且有限的答题范围起到了严格训练思维的能力，成功的士子多为人中龙凤，社会视此为最高荣誉；在人口分工上，重农抑商的政策，造成社会的出入要么从事农业生产，要么选择读书出仕。而读书出仕必然囿于八股文所限范围，读其他方面的书较少，自然限制了其他方面的发展，从而读书出仕是更好的选择，但随着清朝人口的激增，自然也造成了官场竞争激烈。⁶⁰

吴氏所生活的清中叶属于满洲部族政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只有法度，不见制度。⁶¹清廷因此无意将政权开放，把科举制度当做羁束牢笼之术。开放政权之一角，只给一小部分汉人尝到甜头，造成服膺于清统治者脚下的汉人才可入仕为官，对统治者阿谀奉承。而其中部分士人在野时不修身，而汲汲于出仕。出仕之后又因俸禄、官位等各方面因素，汲汲奔走于官场。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在他们治下，八股之文空话连篇，传统原儒精神的异化、庸俗化，儒家真精神走向沦丧，进一步造成了中国古代官场的政治“官本位”化。

《儒林外史》所影射的清代科举。虽然清时科举已具有较高的程序化与标准化，在各朝各代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完善，选取了大量学而优的士人，是历代科举之集大成者。但由于部族政权也不可避免地乱象丛生，逐渐走向衰败，加重了“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伴随着宋明理学的影响，套在士子们身上的道德紧箍不断缩

页 561-562。

⁵⁹ [清]钱泳，〈臆论·官久必富〉，《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丛话七，页 183-184。

⁶⁰ 邓云乡著，《清代八股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页 195-210。

⁶¹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页 139。

小，试图把人塑造成存天理、灭人欲的神明，这无疑是不可能的。因为各路士子们对于学习的目的，并未都像孔子的道德准则一样崇高，凭借做官更容易得到功名富贵这一吸引力，士子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功利者。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士人把读书作为入仕为官的“快捷”途径，“官本位”思想深入人心。科举考试成为了士子们的决斗场，学习更多的是为了得到功名富贵，读书仅限于《四书》、五经，知识面狭小，无异于焚书。这样的学习目的驱使下，清代士子们学习风气日益庸俗衰败，造成了八股空话之风，做出了错误的价值导向。

同时八股取仕的内容与形式上已大大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部分天资一般之人束缚见识、思维其中，无法满足对真贤儒士的选拔，又让一些死读书之人有机可乘；伴随着长久以来的士农工商等级制的影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成为当时大部分读书人的共识，却也让众多未中士子浪费时间至中老年，其中的大部分士人从未明白“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的真谛；并且在那个以官为本的人情社会，诸如《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万中书这类的士人通过非正当性的途径得到官职，以及范进本想遵恩师周进的教诲把荀枚列为第一，若不是荀枚已然第一，少不得他也会在其中卖弄人情，这些事实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举的公平性与正义性。

三、吴敬梓与官本位思想

柯林伍德主张由行动者的思想出发，用有效的实践推理去重演思想，直接演绎出行动者的行动。吴敬梓作为《儒林外史》的记录者，由吴敬梓自身经历的思

想出发，融合作品演绎自身所向往的历史思想，从而理解其行动。而了解行动者处境是直观理解行动者在这个处境中所采取的行动的有效方法。

吴敬梓出身于科举世族大家，以致其年轻时对科举为官亦是十分着迷。他的家族奉儒守官，拥有悠久的为官历史，后来更是成为了安徽全椒县的名门望族。吴敬梓选用清代科举制度下士人的生存状态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与其家族的科举仕宦传统有着巨大的联系。

吴敬梓家族在曾祖时就已经通过科举发家，在王士禛的《池北偶谈》中记载道：

全椒吴氏兄弟，同胞五人，其四皆进士。长国鼎，前癸未进士，官中书舍人。三国缙，顺治己丑进士。四国对，顺治戊戌进士，榜眼及第，官翰林侍读。五国龙，亦前癸未进士，官礼部都给事中。国对、国龙，孪生也。国龙子晟，康熙丙辰进士。曷，辛未进士，榜眼及第。⁶²

不难看出吴敬梓曾祖有兄弟五人，分别是吴国鼎、吴国器、吴国缙、吴国龙还有吴国对。除了吴国器听从父命，在家处理家政外，其余四人先后考中了进士，这是吴家科举史上的美谈，不可谓不光宗耀祖。其中吴敬梓的亲曾祖父吴国对也曾高中探花。所以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自豪地称赞道：“五十年中，家门鼎盛”⁶³，在《乳飞燕》中赞美自己：“家声科第从来美。”⁶⁴以上种种不难看出吴敬梓

⁶² [清]王士禛著，靳斯仁点校，《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9。

⁶³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移家赋》，《吴敬梓集系年校注》，页4。

⁶⁴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页1。

对自己的官宦世家感到十分自豪。不难看出，历史除了思想之外，一个人的情感与知觉甚至欲望在历史中也举足轻重。

清政府在此时为了怀柔人心，统治者采用“重文轻武”的策略，积极恢复八股取士，以功名利禄诱惑士人，给予臣服的士人以官位，维持统治；又积极融入汉人文化，倡导儒学，用礼教条款将士人禁锢起来，让更多的士子顺从于新朝统治。所以科举考试给了更多寒门士子上升的渠道，使得大家都在这个为数不多晋升渠道里争得头破血流。并且在士农工商等级制度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选择踏入地位相对高的士阶级。

此基础之下，读书——科举——做官成为士人的唯一出路，越来越多的士人投身科场，科举考试便成了士子们的决斗场，这里面的竞争激烈程度不言而喻。吴家后人在此情况下，日渐衰退，没能保住祖辈们的荣耀，一代不如一代。吴敬梓父辈之时，家中竟然从未出现过进士，生父仅仅是个秀才，嗣父是个拔贡。到了吴敬梓这代，只有吴国龙的曾孙吴槃中了进士，其余子弟多在科场失意。不难看出，哪怕在吴家因科举而鼎盛的半个世纪里，也仅仅只有少数人考中，更多的族人都是名落孙山，家族的衰败成为必然。因此这对于吴敬梓人生经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对科举充满了好感的吴家，吴敬梓自幼便开始其自幼便开始饱览经书，学四书，习五经以及研习八股文。甚至母亲去世时依然“素衣入家塾，穿穴文史窥秘函”⁶⁵。成年后“抱义怀仁，被服名教”⁶⁶，胸怀大志，多次参与科举寻求入仕，企图光耀门楣。吴敬梓对自己的学问和操行十分满意：“少有六甲之诵，长

⁶⁵ [清]金架，〈次半园（吴槃）韵为敏轩三十初度同仲弟两铭作〉，《泰然斋集》（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重刊本，1846），卷2，页4。

⁶⁶ [清]程廷祚著、宋效永校点，〈与吴敏轩书〉，《青溪集》，卷六，页377。

馀四海之心。”⁶⁷他也争气地于十八岁时考中了秀才。二十九岁时远赴滁州科考时，只因“人大怪”的言行举止遭考官斥逐，认定为其文采不行。他曾跪求考官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最终没有成功，这对于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依然希望通过科考重振家世。吴敬梓移家金陵后，因自觉功名不遂愧对先人与家世科名，而作的《乳飞燕》：

令节穷愁里，念先人、生儿不孝，他乡留滞。风雪打窗寒彻骨，冰结秦淮之水。自昨岁移居住此。三十诸生成底用，赚虚名、浪说攻经史。

捧卮酒，泪痕滓。家声科第从来美。叹颠狂、齐竽难合，胡琴空碎。数亩田园生计好，又把膏腴轻弃。应愧煞谷贻孙子。倘博将来椎牛祭，总难酬罔极恩深矣。也略解，此时耻。⁶⁸

在《乳飞燕》中，吴敬梓那份因自身没有取得功名重振家声，而感到“总难酬罔极恩深矣”，深深道出了其内心对先人的愧疚之情。

《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作为作者自己的原型，自豪地夸赞道：“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第三十回，页370）的身家背景。结合吴敬梓人生经历，可见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出来的吴敬梓，在年轻时候自然也汲汲于求仕，对科举充满了好感，所以入仕为官亦成为了吴敬梓年轻时的目标。

此后，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前往安庆参加乾隆帝特开的博学鸿词科考试，但最终因为病重，而未能与试。先前举荐他的唐时琳见他时说：

⁶⁷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移家赋〉，《吴敬梓集系年校注》，页7。

⁶⁸ [清]吴敬梓、李汉秋辑校，《吴敬梓诗文集》，页63。

余查其容憔悴，非托为病辞者。⁶⁹

因此吴敬梓后悔不已，更令其痛心的是本次恩科竟成为了当朝权臣张廷玉和鄂尔泰的结党营私工具，致使大量士子落榜而归。从此他清醒认识到了清廷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对八股时文蔑视之极，就如王冕所认为的那样：八股取仕定的不好！读书人利用这条荣身之路，把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可见其对科举取仕偏向负面，厌恶至极。最终他看淡功名富贵，不再应试。这在文中杜少卿放弃科考有着相似的经历。

坎坷的科举之路对吴敬梓思想影响十分深刻，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野儒生的身份让他保持了较强的社会观察力以及反思能力，所以猛然反思。从早年的热衷于功名，追逐为官的思想，到后来看透宋明理学之迂腐与八股取仕之黑暗。尤其是在 36 岁时的博学鸿词科考试，他终于从功名富贵的围墙里跳出来，不再执着于追逐功名、逐渐淡然。没有了追逐功名富贵、“官本位”的思想枷锁的吴敬梓，开始用一种批判的眼光重新审慎过去沉溺其中的人生欲求，同时这些经历也造就了他以士人百态为中心的强烈创作欲。

四、官本位下的士人丑态与清流士子

吴敬梓反思自身经历，结合当时所见所闻所著《儒林外史》，堪称清代士人写实巨著。小说中吴敬梓刻画人物大约有近 300 个，有市井小人、官员、和尚、家仆等各式各样的人物，着重各有不同，其中尤以士子为重。统治者在笼络士人

⁶⁹ 李汉秋，唐时琳〈文木山房集序〉，《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页 26。

的同时，又大加利用八股取仕和文字狱等手段震慑士人，加强思想控制。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一批热衷于科举、沽名钓誉、孤陋寡闻、仗势欺人、道德沦丧的不良风气。科举荣身作为士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许多士人把科举功名作为了人生的全部意义，进而造成了无数悲剧。

匡超人一个老实、勤劳、孝顺的农村孩子，受马二先生影响后一头扎进了功名富贵的科举路里。他为官后性情大变，总评司马君实云：好好一个老实苍头被东坡教坏了。（第十七回，页 226）他毫无底线地自称先儒，替人代考，吹牛扯皮，停妻再娶，忘恩负义，攀结高门，卖友求荣，一步一步走向堕落，违背了父亲临终之言，逐渐沾染了官场势力现实的风气；严贡生因宗师而得秀才，对待官员卑躬屈膝，对待平民则私扣猪仔，还为展官威假借官牌，吹打上船，好不热闹。为赖船费对船家吃云片糕视而不见，事后谎称：“是省里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来了的人参，周老爷在四川做官带来了来的黄连。你这奴才！猪八戒吃人参果——全不知滋味！”（第六回，页 83）言语中用官员送的礼相要挟，体现自己“官”派十足，最后船钱不付，扬长而去。甚至欺凌兄弟寡妻赵氏，在汤知县处碰壁后还妄想攀附高官周进试图扭转结果，周进却以是不相干之人不见，又碰了一鼻子灰；做过县令的张静斋趋炎附势，在得知范进高中的消息后急忙前来攀附，以便于日后合作。又在打秋风之时却误将刘基说成洪武进士并且被贬，可见仕人之不学；甚至娄府管家晋爵也仗着娄家的权势，吞没七百余两，只用了二十两的银子，压制德清知县，放了杨执中；还有刘守备的奴才驾船假借相府高灯，狐假虎威鞭打、欺压河路其余船只，直到被娄家三爷发现；五河县这的人民利欲熏心，攀附权势，觉得读书的余家兄弟呆头呆脑，黄评（黄小田评本）道：锢习如此，非显示妙笔写不出，然疾之深矣。（第四十四回，页 542）可见官本位思想深入人心，世人

对官的崇拜与惧怕，以及士人的“官本位”意识，都严重反映了“官”之荣耀，当时士人只为“官”学，一副极尽追求功名富贵的丑陋粗鄙的形象。

更要留意，还有部分科场失意的士人。他们试图以假无意功名来掩盖仕途落败的内心失落。例如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牛布衣等人假扮名士，高谈阔论，卖弄学问，攀附权贵，装腔作势，彼此吹嘘，在自诩清高的同时却无时无刻不在透露着对于功名富贵的向往；杜慎卿对待妇女没有一丝尊重，他发起的梨园选美大会看似风雅，结果确是他为了满足自己好男风的私欲，顺带博得“雅”的名声以便将来仕途顺畅，可谓“雅”的庸俗。甚至连无法参与科举考试的女性形象——鲁小姐也深陷科举泥塘之中，她学富五车，秉承父道，精通八股。她把对功名的向往先压在了丈夫蘧公孙身上，对丈夫失望后，又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每日习四书，读八股，好不快乐；还有王太太一心慕官，再嫁时嫁了个假举人鲍廷玺，婚后听闻鲍廷玺有个做官的哥哥又急冲冲地让他去巴结。

看得出时人对于利禄之网趋之若鹜。无论生活条件如何，都想与官产生联系，在“官”下无休止地轮回着。可见，取得功名富贵是困扰着他们的重要原因，它是可以获得丰富的物质生活和高的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因此世人都不会轻易放弃科举取仕以及与为官之人沾上关系的机会。

但其中仍有一批清流士子对于功名富贵不甚向往，例如有清高自守的王冕，对于一统天下的吴王请他做官，他选择连夜逃往会稽山中；杜少卿作为吴敬梓的自画像，虽然现实生活中吴敬梓不似杜少卿般对于官本位决绝，但是作者笔下的杜少卿则由始至终表现出对官场黑暗的透悟，这也是他对官场不可深入的反思；甚至还有庄绍光辞却朝廷征召，选择细做十策恳求恩赐还山，这种出世行为亦是一种对官场无法施展抱负的无可奈何；这些作者笔下辞官归故里的清流士子，是

作者推崇之人物，更是面对黑暗官本位官场的无可奈何而不断自身理想抱负的最佳选择。

五、中举前后大不同——以“二进”为例

虽然都是官本位思想下的科举制度，但是面对隋时初创的科举制让底层平民有了向上晋升的机会，到了明清时期黑暗的社会环境使得科举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面对不同境况下的官本位思想的科举制这一前提，从而提出对于当时社会不同的理论并且超前的看法。吴敬梓的描写算是成功解答了各自所面对的问题。

痴迷科举做官的士人里，尤以周进和范进二位为代表，他们这类人以科举为途径，做官为目的，向往功名富贵。但是吴敬梓“官本位”思想的笔下，未必只是带来了坏处。士子们在日复一日的寒窗苦读中，有的人始终名落孙山，有的人最终金榜题名。科举高中的那天，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中举之人之前所受的屈辱通通千百倍的补偿了回来。“二进”中举前后的生活状态改变尤为明显，他们有着相似的痛苦科举历程以及最终戏剧性大翻身的结局。作者在沉重批判八股取士制度对当时士人的心灵的荼害的同时，揭示了士子们沉迷于其中的原因，引出了“一代文人有厄”这一主题，又围绕着士人功名富贵的变迁，对世人的“官本位”思想讽刺到了极致。

“科举制自身的演进，也是贯彻了等级制度的精神，明清时期建立起了秀才、举人、进士三级功名制度，这样，官与士之间，有功名的士与没有功名的士之间，不同功名等级之间，都存在尊卑贵贱的区别”⁷⁰在中举之前的周进在生活中受尽

⁷⁰ 王炳照、徐勇，《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页 320。

了苦难，但依然心中想着中举，追求着功名富贵。但是屡试不第，秀才都未曾考中，在六十多岁时依然是一名童生。科举等级名分的束缚下，无资格再继续教己中秀才的“顾小舍人”。于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在夏总甲的介绍下到观音庵中做起了教书先生，受尽耻辱，因地位低，被梅玖等人好一顿嘲笑、奚落。一大把年纪了，在十几岁的秀才面前也只能称为“小友”，任凭旁人嘲讽辱骂，但他却只能屈辱的忍受着；王惠中举后得意自大，毫无素质，其到周进学堂处避雨，周进对王惠作揖，但是王惠仅仅回了个半礼。周进在下小心作陪，但王惠在晚饭时仅自己独享，还撒了一地的垃圾，而周进只能任劳任怨地扫了一早晨；此后教书之时又被申祥甫说了很多闲话，就连推荐他的夏总甲也嫌弃他“呆头呆脑，不知道常来承谢，由着众人把周进辞了来家。”（第二回，页 28）这使得他不得不去给商人记账。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一心渴望功名富贵的他不甘于与商人为伍。这种长期的精神折磨之下，他终于忍不住了，在参观贡院时不免触景生情，几十年来心酸苦楚倾泻而出，一声哀嚎撞向号板，不省人事。被救醒之后依旧伏着号板哭个不停，满地打滚，众人搀扶也不起来，满口鲜血。直至听到众人愿意资助他捐监进场，他才感谢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第三回，页 33）立刻到地上向众人磕了几个头，并且停止了哭闹与众人说笑起来。到这里，这位举业无成的高龄考生，面对前半生的一事无成，被人轻视，却又对功名耿耿于怀，深陷科举泥潭无法自拔，难免对其遭遇感到可悲又可怜、充满了同情，这不正是士人“官本位”思想下对科举的可恨又可憎之处。

在周进中举之后，此前瞧不起周进的人，对待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想与的，也来认想与，足足让周进忙了个把月，后来还在馆中供起了周进的长生禄排位。就连申祥甫这个说周进闲

话的小人也去凑了份子，买了鸡、蛋等一堆东西亲自来县城道喜；嘲讽他的梅玖也把先前周进在学中写的对联毕恭毕敬的揭下来裱好，像宝贝一般收藏起来甚至还在外冒充他的学生。

另一位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和周进一样前半生屡试不第，但是他又一心扎在科举为官上，生活穷困潦倒，谋生能力又欠佳，在中举之前家里都快穷的吃不上米饭了，向邻居借米也借不到，无人问津，但他依然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中举之上。

他时常被自己妻子呼来唤去，还被自己岳父看着四处不顺，百般呵斥。胡屠户觉得他中举就是妄想，骂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到乡试之时就连去乡试的路费都没有，向岳父讨要，还被一口唾沫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淋头。就连自家老母都被岳父嫌弃是一个多余的“老不死”的妇人，受尽了屈辱。但是即便是这样子，他依然不放弃参加科举考试，可见他“官本位”思想之深固。后来范进有幸中了举人，捷报传来，他只当是玩笑，低着头，继续埋头往前走着，吴敬梓用这神情姿态描写，生动形象地描写出了他内心的羞愧以及怕众人奚落嘲笑的自尊心。家中意识到自己终于中了后，直接：“‘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第三回，页 39）吴敬梓用范进这短短一句话，其中交织着范进几十年来的心酸历程，以及受人辱骂、人穷志卑的压抑突然得到释放。这些复杂的情感最终造成了他因中举之喜而疯了过去。

范进高中之后，众邻居不请自来地送了米、酒、鸡等；旧知县张静斋前来巴结，既送钱又送房产；胡屠户也立刻带上了肉、钱等前来贺喜。众人劝说下要打醒范进时，胡屠户说打不得因为范进是天上的“文曲星”，打了要被“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第三回，页 41）回去路上不住地为范进整理衣衫，见

人就夸女儿嫁了个“贤婿老爷”，“才学高尚，品貌又好”，对范进母亲也尊称为老太太。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前来奉承、讨好范进，有的人送来了田产，有的人送来了店房，还有人投身范家为奴。两三个月后，范进家中奴仆都有了，更不用说钱、米这些东西了。

二进中的一个悲极而泣，一个喜极而疯。他们都是清中叶时追求“官本位”士人的真实写照。他们都是为了做官而读书，中举后功名富贵的巨大诱惑让士人醉心举业，深陷其中不可自拔，这无疑是清中叶士人官本位思想的强烈体现。中举前后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的巨大转变，道尽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对比之强烈，无疑是吴敬梓对当时科举制度与各阶层世人严重的“官本位”思想最辛辣的反讽。

但是科举制的施行，为“二进”这样子的底层百姓提供了阶级跨越机会，改善了科举制实行前的世家大族垄断官场、唯血缘论的朝堂吏治。为各层百姓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为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又通过科考输送了诸如虞育德等真儒给朝廷，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正义的新鲜活力；并且科举制的实行，激发大量民众学习的热情，就连一鞭一条痕，一捆一掌血的“女公子”鲁小姐也颇受科举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但科举下的官场弊病，在吴氏笔下也不可避免显露出来，虚空不实的程朱理学作为科考内容过于僵化，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也造成学风浮薄、士风怪诞；还有周进三遍阅卷取才，范进百次查卷找才，可谓煞费苦心。科举任用这些“怜悯心”具备“德行”的考官，真的能“慧眼识英雄”吗？甚至部分考生都已心灵扭曲，例如将中举希望寄托在四岁孩童身上的鲁小姐，癫狂得富贵的周范二进；还有吴氏笔下考生科场舞弊、考官贪污受贿造成的考风浑浊。这些作者笔下的科考弊病也铸造了部分士子们的畸形人生。

第三章 入世与出世下的两难抉择

哲学家从事于不同问题的解答，要了解哲学家的理论，就必须从他的文本开始研究，从而反推出他所想解决的问题。哲学家所提供的解答就是他所要回答的问题的证据。当我们找出哲学家所要解答的问题，就表示哲学家已经解决了他的问题。⁷¹所以，哲学家解决他的问题是找出他的问题的必要条件，这样他的理论才能被了解。吴敬梓这一行动者面对社会现实的失败，但是依然找到了问题的出路——德化。

自隋唐以来，佛释道三足鼎立，在互相争辩的同时，又相互交融，渐渐地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三家之合流。士子们泛览百家之学，许多作品中既有儒家，又不乏有佛道两家的因素。吴家作为全椒士族大家自然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儒家思想大体上是倡导入世的，佛道两家则更趋向于避世或者出世，二者截然不同。

《儒林外史》的研究中多为批判精神，而忽略了它的理想精神，其实吴敬梓是一位充满理想、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者。《儒林外史》作为“思想家的小说”，作者吴敬梓既有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有时代思潮的浸染，对真相底下走根式的联系，不厌求索。他站在那个时代思想的高度对程朱理学进行深刻的反思，又用哲学的思维观察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籍此希望呆板僵硬的程朱理学及其带给人们的黑暗压抑受到时人反省，摆脱对功名富贵的诱惑和束缚。

⁷¹ R.G. Collingwoo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Stephen Toulmin, *An Autobiography*, p70.

面对士人仕与隐的矛盾，吴敬梓的思想虽以儒家为主导，但通过作品不难看出吴敬梓对于某些方面，他的思想又表现出超前意识。面对社会虚无之风的盛行，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所体现的魏晋风度、明清实学与先秦儒家思想相比较，反映了彼时的制度疲劳，和一种无可奈何的出走。他无论做与不做，都受制于当时社会，逐渐显露为走投无路。然面对无可奈何的情况，正如“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⁷²因此，作者只能把理想、抱负、希望寄托于作品之中，希冀可以借《儒林外史》来唤醒更多士人参与到意识到，并参与到其中。

第一节 吴敬梓入世与出世的困顿

柯林伍德将反思归纳为自我思维成为思想者的行动，而反思得出的理论便是自身之间的答案。吴敬梓借小说人物之口，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思考入世与出世这一难题，道出了自己心中无可奈何的解答。他一方面倾向于出世，但是他也无法忘记作为士子的社会责任感。亲历过入世的黑暗与困厄后，他以自身所做的德化行为去感染身边之人，从而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社会理想。

首先，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与吴敬梓家庭和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吴敬梓出身于全椒吴家，祖上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无上的荣耀。自祖上吴国鼎开始中进士，以至三兄弟又先后获得了进士。吴敬梓的直系祖父便是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探花，此后吴家又有多位子弟通过科举荣身，家门鼎盛长达六十年之久。吴敬梓对于自己的家世感到十分自豪，在自己所撰《移家赋》多有表现，在《儒林外史》中也多有反映。要说这种背景下，吴敬梓没有一丁点的出仕

⁷² [宋]朱熹，〈孟子集注·孟子序说〉，《四书章句集注》，页198。

想法是完全不可能的，自己也有积极参与科举的历史。作品中杜少卿作为作者的自况，在李大人要举荐他为官时，面对李大人的质疑：“世家子弟，怎说得不肯做官”，他更是“不敢再说”。（第三十三回，页 413）对于李大人这位长辈，杜少卿虽然或多或少的是敬畏与礼貌，但是鉴于他放诞不羁爱自由的性格，不难看出更多的是因为李大人的话直击其要害。

吴敬梓时期家道已然中落，科考屡试不第，败家的豪举又备受乡人白眼，家产又遭族人夺取。这时候的吴敬梓看清了世态炎凉，深刻认识到了世间的虚伪。但是自己人单力薄，愤怒又无可奈何，书中吴敬梓借杜少卿之口说道，拜知县做老师的事他做不得，祖上为官之时不知见到多少县令。况且自己作为秀才，见了县令还要叫老师，他不懈，他认为：“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第三十一回，页 389）可以看得出他十分愤怒，道出了官场的盘根错节与黑暗，吴敬梓对此感到不懈，但又无能为力与之抗争，所以后来被迫走向了出世。

其次，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也和吴敬梓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

李汉秋先生很早就提出：“《儒林外史》的思想是儒道互补。”⁷³小说中的正面形象中，不少真儒士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这与真名士的隐逸精神互补。经过长时间的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三家之合流。所以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主要还是在儒家思想框架之中，只是吴敬梓更加地偏向于原始儒家思想而非程朱理学。

原始儒家倡导积极入世，但是《论语》中亦说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⁷⁴《孟子》中也说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⁷⁵可见，入世与出世的

⁷³ 李汉秋，〈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补〉，《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页94-104。

⁷⁴ [宋]朱熹，〈论语集注·泰伯第八〉，《四书章句集注》，卷4，页106。

矛盾早在原始儒家时就已然存在，吴敬梓接受原儒思想自然不可避免受此影响。他一边坚持着原始儒家的入世奉献的社会理想，一边又不愿意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以获得仕途。《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与迟衡山的对话很明显地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

迟衡山闲话说起：“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少卿兄，你此番征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方不愧我辈所学。”杜少卿道：“这征辟的事，小弟已是辞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第三十三回，页 416）

最后一句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宁可选择不出去，深深道出了杜少卿不想做官的原因。他觉得自己在官场中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没法实现自己社会理想，所以不得不走向了隐居。杜少卿作为作者的自况，足可见作者本人之思想。虽然吴敬梓更倾向于隐逸自然，但是这背后也隐藏了无法掩盖的无奈和失落。

综上所述，吴敬梓对于出世与入世。虽然更倾向于出世，但是也不完全否定入世。由于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从原儒精神中找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自身行为“德化”他人，感化周边之人，从而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这便是作者所探寻到的平衡点。这也是作者的一种妥协，因为他明白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开这个难题，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使自己获得短暂的宁静。因此在作品之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仕与隐的矛盾之处。

⁷⁵ [宋]朱熹，〈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卷 13，页 351。

第二节 出世——现实困厄下的个人理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精神可谓流传深远。佛道两家自可不言，哪怕是倡导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也有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⁷⁶的隐逸之言。吴敬梓出身于士族大家，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又受时代思潮浸染，因此在创作《儒林外史》之时也流露出了较强的隐逸出世精神。

书中寄予作者最大期望的理想人物——王冕，是一个不慕名利的淡泊之士。但是与真实历史上的王冕则有着巨大的区别，他进行了人物形象的重塑，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寄托。历史上真实的王冕，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士人，他曾经想仿《周官》著书，以“持此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⁷⁷但是在吴敬梓创作的原文中，王冕则是一副清隐之士的形象，对于功名富贵毫不在乎，远离巴结自己的危素；对于知县到访也不见，丝毫不给脸面；甚至在朱元璋欲征辟他时连夜逃往了会稽山中。此外，真实的王冕还积极参与过科举以求荣身，“冕屡应进士举不中，叹曰：此童子羞为之，吾可溺是哉！竟弃去”⁷⁸真实的王冕是因为自身的屡试不第最终才放弃了科举容身之路。在小说里，王冕不但抗拒科举还对科举出身的仕人敬而远之生怕粘上一点关系，对科举也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这一理想形象的改编塑造俨然寄托了作者自身的出世思想，体现了浓厚的隐逸精神，以及对科举的黑暗表现出了深深的失望。

⁷⁶ [宋]朱熹，〈论语集注·泰伯第八〉，《四书章句集注》，卷4，页106。

⁷⁷ [清]张廷玉，〈文苑传一〉，《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7311。

⁷⁸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页217。

除了王冕之外，《儒林外史》当中真名士或多或少也受到作者隐逸精神的影响。他们虽然有的在朝为仕，但是他们大都看轻功名富贵，更倾向于仕中之隐。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纯正无疵，如太羹元酒，虽有易牙，无从施其烹饪之巧。（第三十六回，页 453）他在中举之后，不肯求人举荐，不热衷于功名，诚实不隐瞒年纪，甘愿回南京做个国子监博士的选官，说着“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乡相近。我此番前去，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团圆着，强如做个穷翰林。”（第三十六回，页 447）的欢喜话。吴氏在其身上注入了大量的“寻根”热望，足见是个古香古色的淳朴真儒；作为作者原型的杜少卿更是向往出世，面对李大人的举荐，他谦称自己“草野惯了，近又多病，还求大人另访。”（第三十三回，页 413）又感慨为官做不出成绩，徒惹人笑，所以选择辞去征辟。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后来真实经历中对科举的不懈，出世隐逸更符合自己的人生方向；还有庄绍光这一形象，他被朝廷征召，但最终并未留在朝中为官，回到南京玄武湖著书，实现自己给妻子“不为老莱子之妻所笑”的诺言。在文章的五十五回中，四大奇人的出现更是诠释了作者美好的出世理想寄托，王太虽然卖火纸筒但是却下的一手好棋；季遐年写的一手好字并以此为生；裁缝荆元尤擅写字、弹琴、作诗；盖宽不计较世态炎凉，安贫乐道，开茶馆维持生计。这些小人物都有手艺，洁身自好，体现了一股“真”“实”的风气。他们没有借手中一技之长去谄媚取得功名富贵，这不正是作者所向往的高尚隐士。总之，关于以上正面人物的隐逸行为的描写，充分反映了作者的出世价值观念，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作者更倾向于出世。

作者对于出世精神的描写，唾弃向往功名富贵之人，给富有理想的士子提供了另一条道路——隐逸，并告诉大家在无可奈何之下，隐逸亦不失为一条正道。依然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为社会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第三节 入世——士人的社会责任感

吴敬梓出身于缙绅世家，受到家族影响，成年后多次参与科举，以求入仕，试图做出一番成就。屡次的入仕失败，让他对于八股取仕感到十分失望。但是又寻找不到新的出路以改造社会，所以他只能依靠原始儒家的精神，揣摩经史，试图对走向歪路的儒家精神进行修正。

原儒精神积极倡导士人入世，对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浓厚的社会责任感在吴敬梓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虽对当时社会感到不满，但是他依然不断付诸实际行动，从未放弃对自身理想的追求。在小说中，那些理想人物虽然喜隐，但是从没放弃过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文章中第一隐名士王冕虽然抗拒朱元璋的征召，但是这位在野儒士也没有放弃对苍生的关爱，他和朱元璋促膝长谈，建言以仁义之道治国。

虞博士虽不喜官场，但他成为仕人之后，坚持用自身之“恕”来感化他人。他积极践行古礼，参与泰伯祠祭祀，以身作则，引导社会民众践行“礼”之实践；对于考场中作弊的学生，他选择了帮忙隐瞒，学生道谢则装作不知，看似迂腐的行为，实则是以仁德感化世人。

作为作者自况的杜少卿装病辞了朝廷的征辟，惧怕无法在官场有一番作为，所以宁可不入世。但是他作为在野儒士依然热衷投身于礼乐政教，这也和历史上真实的吴敬梓十分的相似。在其父走后，备受族人欺凌。他渐渐地突破礼法，不顾世俗的指责，纵情声色，借酒浇愁，胡混在伶工妓院之中，变卖田宅，但又广交友人，资助世人，哪怕在穷困潦倒之时也积极投身于泰伯祠大祭。

庄绍光入朝觐见天子时因一只蝎子，无法作答。庄绍光笑道“我道不行了”。但是，依然细做十策并着请求恩赐还山的折子呈给了皇上。可见，庄绍光虽然由于无法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而选择离开了朝堂，但是依然心系天下，对于他来说出世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作为全篇文章寄予政治理想的最重要的行为——泰伯祠大祭，文中用了较大篇幅进行了详细描写。泰伯祠大祭虽然最终没有挽救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但是它传达向社会传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庄严肃穆的祭祀过程，亦可见士人们的重视程度，以期礼乐政教的重建。

可见，具有隐逸精神的士子们依然是心系天下的，他们都希望贡献自己力量使得礼乐政教可以得到更好发展。在没有新出路改造社会的前提下，吴敬梓通过他的创作的人物言行，唤醒了部分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们，使得他们拥有危机意识，以探寻更好的社会出路，这正是士子们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处士敏锐的反思观和决不放弃社会责任的信念，这也是吴氏所提倡的入世思想观。

第四节 吴氏思想的先驱性

乃至四百年后的现代社会，亦有学者与吴氏观点相同。何启良教授以现代政治展开思考，当今政治复杂多样且拥有合理的运作程序，尚且不可避免贪官污吏与庸俗政客的存在。⁷⁹而在皇权专制社会，政治相对缺乏制衡，不公平的政策比比皆是，知识分子面对政治权势，更是不得不有无力正乾坤的疲惫感。倘若跻身朝堂，若不能抵挡诱惑，保持清醒与气节，亦有可能同流合污；况且有才之人众

⁷⁹ 何启良著，《面向权威》，（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页70。

多，如果做不出什么成绩，不如藏拙；所以做官也未必有济于世道，倒不如退而求其次，自保其身。⁸⁰

旧社会知识分子出路窄，而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出路广，不参与政治但是在纯知识岗位上从事社会启蒙工作，诉诸社会大事，对社会缺失提出批判与指陈，不替任何利益阶层发言，也是当代知识人泽加于民，挑起自我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⁸¹而四百年前的吴氏面对政治困境，早已想到在入世无法完成自己理想的情况下，出世亦可不失自我理想抱负，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新旧时代学者思想的不谋而合，可见当时吴氏思想的先驱性。

⁸⁰ 何启良著，《面向权威》，页 70。

⁸¹ 何启良著，《面向权威》，页 71。

第四章 理想人物的寄托与困厄

柯林伍德主张历史就是思想史，也就是对于表现在行动中的思想的重演。吴敬梓对于人生经历的脑海重演及反思，他的行动并不存在于空虚的社会空间中，而是在其中与其他个体的行动交互影响。因此，小说中自然不可避免地有着作者所向往的理想人物，以及其中所面对的困厄。

《儒林外史》集吴敬梓毕生精华于一身，书中三百多位人物中大部分寄托了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理想。吴敬梓通过真假名士的对比写照，以公心讽世，通过不同文人类型与不同角度，充分展示了“一代文人有厄”和“公民富贵无凭据”的主题，让人物代他诠释世风，勾画理想世界的崩坏。

第一节 吴敬梓心中的理想人格

功名富贵四字作为《儒林外史》塑造人物之骨，有羨功名富贵而媚人者，有倚功名富贵而骄人者，有假无意功名富贵而被耻笑者，有终辞功名富贵而德化世人者。其中吴敬梓最为向往的，便是最后一个辞却功名富贵而欲德化世人者的品格。在书中较为突出的有王冕、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杜少卿、四大奇人等。

一、轻功名富贵欲德化世人者

吴敬梓最为向往的就是这类讲求文行出处，鄙弃功名富贵而德化世人者。作为小说的理想人物，他们有着真才实学而非八股文撰写之才。

在小说的第一回中，王冕作为他心目中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形象，作者在王冕身上倾注了自身全部的人格理想。他超凡脱俗，有着儒家匡扶济世的精神，又有道家遗世而独立的风姿。他侍母极孝，每当秦家有好吃的都会拿与母亲吃，卖画赚了钱也会买东西孝敬母亲。不到二十岁时，就已天文、地理、经史无一不通，但是又不求做官、不慕名利、不谄媚权贵、不喜交纳友朋。和文中那些拼命追逐功名富贵，不讲究文行出处的腐儒、假道学、假名士相比，王冕显得与他们格格不入，他高洁傲岸，不追求名利，终日沉浸在自己喜欢的古诗文里，以卖画为生。就连皇帝亲自接见、世人景仰的危素想和他相见求画，他也唯恐避之不及。此后吴王得到天下，想要征辟其为官。他自比春秋隐士段干木逾墙而逃和泄柳闭门不见国君的行为，连夜逃到了会稽山中，他的行为正好印证了这一观点。但是他依然在和吴王相见时，心系苍生，为吴王治理天下出谋献策。评价科举制度时，认为看轻文行出处，一代文人将有厄，道出吴敬梓的学问比八股可贵，做人比做官重要的观点，洞见了科举学问狭窄由此带来的士人不学无术、苟且势利之弊端，这正是作者创作意识重点的表现。

作为作者自传的杜少卿，他乐善好施，讲求孝道。多次帮助如武书等人安葬父母，面对坚持万里寻父的郭孝子，他在金钱上给予其帮助，甚至当掉了自己的衣服。对于父亲的门客，也善待之，养病家中，侍其汤药，在他死后嚎啕大哭，

出钱给他安葬，可见杜少卿重情重义，为人孝顺、豪迈。杜少卿也极具才情，武书“极有才情”随着杜少卿学诗，虞博士也称赞杜少卿才学高雅，就连庄绍光也会把杜少卿的《诗说》拿来观摩，可见杜少卿的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士人。但出身世家的他，瞧不起中举之人，对权贵从不攀附。看透社会、官场黑暗之后，毅然离开这个是非地，出世以德化世人，亲手斩断了自己功名富贵，可见他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名利的不懈。

庄绍光少聪颖，十一二岁便会作七千字的赋。后来被举荐前往朝廷为官，天子问之教养之事，他细细做了十策献给皇帝。面对超朝中拉帮结派、乌烟瘴气，他婉拒了成为太保公徒弟，最终不得不逃离这个是非之地，辞去征辟，退居玄武湖。他宁愿放弃功名富贵，也不甘与黑暗官僚阶级为伍，他并非没有理想之人，这因为他崇高的政治理想，让他止步于黑暗官场。

此外，还有迟衡山对于沉醉在举业士子感到悲哀，批评时人只重举业而忽视了真正的学问。但是他依然为自己兴农强兵的理想奋斗着，他倡建泰伯祠，为之筹资，亲制礼乐，籍此德化社会众人、改良社会。正是他的提议，让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等有抱负之人的理想有了寄托之处。

遵守祖训、闭门读书的余氏兄弟，对五河县社会风气大为不满，对虞博士德化世人的行为大加赞赏，处处以其为榜样。虞华轩生活在黑暗的五河县里，他个性放达与杜少卿极为相似，二十多岁便熟知“礼乐兵农虞水火”之事，颇具学问。他经常做出一些“出格”之事以表达自己对乡风恶俗的不满，他喜欢捉弄贪婪钱财之人，每年辛苦攒下了钱便让贩卖田地的人家来，每当讲的差不多时，不买又臭骂那人一顿，以此开心，一县之人都觉得他有痰气。然后拿着这些钱去修建与他毫无瓜葛的元武祠，又顶着家族和世俗压力去祭祀先祖，阻止儿子考取举人进

士，这对于当时原儒思想、礼义廉耻已经丧失的士人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虞华轩他是一位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他深受正统原儒思想的影响，不谄媚、不趋附，坚决不放弃自己为人正直的底线。正是这样造就了他蔑视权贵，愤世嫉俗的刚正不阿的精神特质，品行高尚的虞华轩更似五河县里的“杜少卿”。

二、建功立业的有志之士

在吴敬梓的心目中，理想的武士具有军事指挥能力强、武艺高超、智勇双全的特点。他们用自身优势为朝廷建功立业。

萧昊轩作为作品最为勇武之人，擅使弹弓，百发百中无虚弦。当面对响马贼时临危不惧，而解官和庄绍光早已瑟瑟发抖，发现弹弓被动了手脚后迅速将自己头发拔下续弓弦，把响马贼打的落花流水。前后比照足以突出其有勇有谋。当儿子萧云仙想留在身边尽孝时，他极力劝儿子为朝廷建功立业，嘱咐儿子以忠孝为本，即使是因为朝廷腐败黑暗而造成的修城被无故核减追赔，他都认为这是朝廷的功令。这是一位多么的忠诚勇武而又可悲的武士。

其子萧云仙和父亲一样武艺高强，年少时即有勇有谋，义救老和尚。此后，青枫城大战中依靠自身丰富的经验，采用攻守并用分兵围之的策略，成功攻占倚儿山；又虚张声势趁机火烧叛军粮草，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战役，为战役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与之相反的是，两位都督还在萧云仙后边畏首畏尾地用大炮虚张声势，不敢向前进军。吴敬梓这些对萧云仙的描写充分显现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除此以外，他还有治世之才，他带领百姓将战乱后的青枫城打理得如世外桃源般，百姓安居乐业，礼乐兵农在这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汤奏与萧云仙一样深谙用兵

之道，兵分三路围剿苗贼，料准苗贼将劫营，攻其不备，取得了野羊塘大捷；郭孝子也是一位有理想抱负的武士，两次遇虎都能化险为夷足可见其胆识过人。又积极劝萧云仙为朝廷效力是正道，才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还十分胆大，不怕装吊死鬼骗钱的木耐夫妇，收木耐为徒，将刀法拳法都传授给了他，希望木耐可以为朝廷干出一番事业，自己再也不可能有能力与时间去报效朝廷，将希望寄托在了木耐身上。

以上人物都充分体现了作者希望有才之士可以通过努力，为家国建功立业的出仕精神。

三、淳朴善良、富有个性的底层平民

书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小人物，他们置身功名富贵外。大都保留着善良、淳朴、乐于助人的“善”心。

这些小人物之一的秦老就是个善良热心、勤劳朴实之人。王冕出去避难时，他就会主动去照顾王冕之母；在翟买办与王冕之间出现矛盾时，他从中调解。第一回中页十五里卧闲草堂本（卧评）认为吴敬梓在秦老身上寄予不少期望，秦老虽没有读书更没有为官，但是亦不失为一位正人君子。但人无完人，他依然具有当时官本位思想控制下的劣根性。当翟买办下乡之时，他热情款待，还让自己儿子拜在翟买办名下；听闻知县需要找人画花卉册页之时，秦老又在其中“着实撺掇”；当王冕不愿意与官有瓜葛之时，他抱怨王冕怠慢了知县。而王冕之母则是对于儿子的行为十分支持，甚至还在临终之前嘱托王冕误入官场，认为没有好下场。这正是王冕母亲了解儿子“性高傲”的表现，也是她早已靠头官场官本位的

黑暗本质体现。这些不慕功名富贵之人的品质，对于当时社会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作者对小说里统治者使用朱注来限制人的言行、压抑人的个性感到愤懑。由此吴敬梓塑造了许多平民中的奇人，他们无论男女无不显示着作者超越时代的对时人的个性解放的追求。

小说第四十回里的女性形象沈琼枝是一位有个性的社会新时代女性。她在生活中胆大而又不软弱，为自己权益据理力争。当得知宋盐商想要娶她为妾，先胆大潜入宋府，父亲败诉后，趁夜打包金银器皿逃往南京。杜少卿敬她不贪恋荣华富贵，毕竟盐商奢华富贵，多少士大夫见了宋盐商都要销魂夺魄。武书评价她，虽为女流却有豪侠之气。听到恶少说她混话就与他们怒骂起来，遇到差人索要贿赂就与其厮打起来。在南京期间，又自立招牌，以作诗刺绣为生。在公堂之上当庭作诗，打动了知县，得到了知县的同情、帮助，可见其诗才不亚于众多士人。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她勇敢地为自己争取幸福，勇敢地与他人明辨是非维护自身利益，与那个时代其他女子的委曲求全、小家碧玉、软弱怕事、足不出户截然不同。

第四十九回中的凤四老爹是位有名的壮士，熟记《易筋经》，几千斤的石块砸到身上都没事；甚至在万中书案时夹在他身上的夹棍连断了三次；胡八乱子踢了他脚整整肿了七日，可见凤四老爹的神奇之处。他也热爱行侠仗义，帮助陈正公要回银子，身子动了动，房子给被夷为平地，毛二只得奉还本利。生活中的他，慷慨相助，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更不是出于同情心或者正义感，仅仅是因为自己高兴，也是一个颇具神奇色彩的平民。

最重要的便是吴敬梓塑造的四大奇人，他们是平民中的高洁之人。他们虽然出身市井，但都有一技之长，不向往功名富贵，追求自我的精神向往。他们琴棋书画各擅其一，季遐年擅写“不学古人法帖”之字，施御史之孙仗势欺人，他却说自己不贪其财、不借其光，这种人格自由只求自我高兴，尤其可贵；棋艺高超的王太，不肯和富贵中人相与，可见其只重艺术，不慕虚荣，品行高洁，作者用以明讽暗喻，敦世励俗；盖宽的言行，貌似另一个杜少卿，他不计较世态炎凉、安贫乐道。正显其高洁的心态；做裁缝的荆元喜欢弹琴作诗，只求温饱，弹琴写字，随心所欲，清闲安逸、与世无争，又是一“适性”人生的写照，正是作者的性格和人生观的表达。

第二节 理想人物的困厄

一、礼乐实践的失败

柯林伍德主张行动者的处境对于行动者的成败有影响，他的评估是他自身的反映。影响行动的不是处境本身，而是行动者对于其处境的认识。⁸²周遭恶劣的环境，使得他不得不认清社会现实，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失败。

失败在此处的意义便是小说中正面人物救世的失败。他们都是在现实社会中的失败者，渐渐地被人们淡忘直至消失，又或者被朝廷清算；甚至过于理想化的不切实际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们活得谨慎小心，沉重悲哀，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无声无息般地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⁸² A. Donagan, *The Later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idway Reprint, 1985), p204; L. O. Mink, *Mind, History, and Dialectic*,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71.

《儒林外史》中寄托作者理想的近乎完美的人物当属王冕。小说中的王冕少聪颖、擅书画、高洁傲岸、不慕名利、厌恶官场、不谄媚于权势。但是在真实历史中记载的王冕却是一位喜好结交官员、投身科举、希望在官场有建树之人。他著书《周官》，以期遇明主，成伊吕之业。积极投身科举以求荣身，直至因为自己多次屡试不第才放弃了科举之路。可见小说里的王冕与真实世界的王冕截然不同，作者重塑王冕这一最高洁的形象，俨然寄托了作者自身浓厚的出世倾向，以及对科举黑暗的摒弃。小说中的王冕最后也隐姓埋名在会稽山中，得病去世，无人知其为王冕，伟大的理想高士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这正是作者明白小说中王冕这样的人物，过于理想化，不会出现在当时的广大士人之中，因此塑造这一形象以寄托自己最终的心中理想，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无奈，寄希望于作品的形式唤醒士人不趋附于功名富贵之心。

要想对吴氏行动进行解释，就必须在重演吴氏思想之后理解他的行动，即为柯林伍德解释的：重演并理解表现在行动（创作）中的行动者（吴氏）思想。吴敬梓在第三十七回中，重新上演原始儒家古礼之思想，进行了泰伯祠大祭，这场泰伯祠大祭便寄予了作者企图以其拯救社会的愿望，以古礼、古乐祭祀，以之助政教的以礼化俗的理想。发起者多为虞博士、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等作品中所推崇的真儒士，一时间似乎如回光返照般，吸引了众多民众扶老携幼前往观看这一古礼、古乐盛况。但是似乎他们也仅仅只是把它当做了一场祭祀表演，民众并未因它的影响而改变。随着泰伯祠的倒塌，这一理想也随之破灭。它并没有唤起更多的人学习礼乐，更不用说以资政教，最后这些参与大祭的贤者名士也都风消云散。此后，王玉辉到访南京时，不曾碰到一个贤德君子，看到的泰伯祠和古乐器都还在，但是已然尘封、无人问津；到了四大奇人之一的盖宽提及时，泰伯

祠里外早已破败不堪，说到当时参与主祭的虞博士等这些人死的死，散的散，已经距离他们很遥远了。作者通过笃信礼道的王玉辉和寄予作者理想的市井奇人目击泰伯祠的崩塌，表明了恢复古之礼乐事业的失败，说明社会的黑暗颓废的趋势不可逆转，孔孟之道中原始儒家的道德文化难以重建。朝廷仕人依然是奸臣当道，社会更加趋向腐败落后，相对于以往更加恶化难以挽回。正如盖宽所感慨道：如今生活困难，如若虞博士那些名士还在，哪愁没饭吃。（第五十五回，页 670）

泰伯祠的崩塌，标志着礼之实践的失败。最终的结果虽然是失败，但是作者也用自己的救世精神为之努力过了，并且还未放弃。在文武全才的萧云仙身上的品质，依旧透露着作者浓厚的救世理想。萧云仙听从父命为朝廷建功立业，在攻打青枫城时，身先士卒，积极布战，对收复青枫城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的青枫城破败不堪，他参与修建青枫城，招流民、修水利、开荒田，青枫城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荣，百姓安居乐业于此。他还积极兴礼乐，建坛场，率领百姓祭祀先农、叩谢皇恩；修学堂，让城中的孩子们学习知识。但是，最终和泰伯祠一样走向了失败。朝廷不但没有重用他，还在城池修建费用上，以“任意浮开”为由，让其自赔 7500 两，这无疑让这一功臣倾家荡产，这一身的忠君报国热情被无情浇灭。

和萧云仙一样的还有汤镇台，他一样在野羊塘剿匪大战中彰显了出色的军事才能。结果赫赫战功到了朝廷眼中却是率意轻进，糜废钱粮，处以官阶连降三级。这样保家卫国、将才异禀大将的报国热情再一次被浇灭，越来越多有报国理想的人恐怕逐渐消逝在世间，社会愈加走向衰败。

二、无可奈何的超脱

凤四老爹这一黑白两道通吃、极有义气的平民，既不为官也不为商贾，一生不为财也不为权，仅仅只是为了自己高兴。他只因自己高兴，便积极帮助万中书摆脱官司，让他由假中书变成真中书。他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不在乎事情的对错，只凭自己内心直觉高兴与否，高兴了就是值得，可谓超然脱俗之人。

还有的就是作者所向往的平民中的四大奇人。他们分别是写好字的季遐年，棋艺高超的王太，画画的盖宽，会弹琴的荆元。出身市井的他们琴棋书画各占其一。他们高洁傲岸，不向往功名富贵，追求自我的精神向往，不在乎功名与富贵，只想着自己的生活是否开心豁达。

他们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既不为名也不为利，面对生活从容以对。他们超然于当时社会，他们正是那个黑暗现实社会中，因不屑于同流合污而产生的与众不同之人。其实简而言之，就是他们受现实社会使然，早已看透了这个黑暗的现实社会，视功名富贵、权势为粪土，因此活得如此的洒脱超然。小说里四大奇人出场时，早已是万历二十三年。吴敬梓对于当时的社会写道：

那南京的名士已经渐渐销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是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

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第五十五回，页 665）

我们从文中不难看出，当时的社会早已没有了拥有真贤能才俊的真名士，更不在乎文行出处，以及礼乐之文、个人品行、豪侠之气，一股阿谀奉承通过功名迈向富贵的污秽之气。四大奇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如若不超然洒脱置身事外，很有可能会沾染上这股污秽之气，腐蚀自己的初心，最终被这个现实社会所同化。

同时，作者将四大奇人巧妙地设置在了文章末尾。这是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他用一种无所畏惧的态度宣泄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这是他对于当时社会的反思与自省。面对社会的衰落感到痛心，回过头来看，倒不如和四大奇人般活得超然洒脱、自由自在，亦不失高雅同时包含着对于未来的希望。面对作者所寄予厚望的真高士、真名士这类理想人物通通走向了失败，与众不同的四大奇人亦不失为另类的“入世”，至少他们没有世俗污染被社会腐化，四大奇人似乎又让作者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希望，这种超然洒脱亦是另一种妥协下的出世真谛。

三、世道阴暗的逃避

逃避的意思是逃离不愿意接触的事物。作者笔下的人物，有的因为自身不愿做官而逃离官场，有的因为面对现实社会的黑暗无力改变而选择逃离，有的因为自身能力不足以与之对抗最终选择了逃离。可是归根结底大概就是因为当时社会

的黑暗，它似乎像一道深渊，阴森可怕，拦住了人们向往前方的道路，所以人们不得不选择逃避，而黑暗的深渊却永远不会消失。

南昌太守蘧祐因为“宦海风波，实难久恋”意识到官场是个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他不想再每天担惊受怕的做官，所以毅然选择了辞去官职，远离这个黑暗的深渊。他只教孙子作诗，让他习得“乐天知命的道理”，对于举业不是十分地上心，后来蘧公孙确实也按照他的设想发展。他甚至还把儿子的英年早逝当做自己做官的报应，可见，他对于自己为官是感到十分后悔的，他只能将不再为官的希望寄托在了孙子身上，让孙子不再涉足官场。

吴敬梓面对自己前半生在科举考试上的失败，以及对于社会黑暗的无可奈何，塑造了杜少卿这一作者的自画像。杜少卿他高尚、他有理想抱负想做出一番事业，然而生活的现实击败了他，最终科考不应、厌恶官场。只因“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第三十三回，页 416）他最终选择了躲避心中所不愿接触的官场。还有庄绍光，面见皇帝进献士十策后恳求恩赐还山，只因小人大行其道，阻止了他向皇帝进谏，意识到了“我道不行”，拒绝了征辟。他们两个都是高洁名士，他们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躲避官场。他们都想做出一番抱负，而在那个年代唯有科举成仕或征辟做官，才能倚“势”去实现自己心中的“道”，可是最终他们都走向了放弃，逃避了这个内心抗拒、无力扭转的黑暗官场。但是他们依然不忘自己心中的责任感，泰伯祠的修建与祭祀便是很好的证据。

文中的女性沈琼枝，是那个年代与众不同的独立妇女。她随父来到扬州嫁予宋盐商，但是宋盐商仅仅只想把她纳做小妾。想到父亲的败诉，还有盐商的迫害，她急忙逃往南京。到了南京之后，她独立自强，大胆泼辣，聪明勤劳。若非这样，

恐怕无法摆脱南京众人误把她当做倚门之娼、江湖大盗、勾引他人的不良妇女形象。她逃避了官商勾结的黑暗势力，独立自强走出了一条与那个时代与众不同的女性道路，这亦不失为一种美好的结局。

吴氏心中理想人格	部分代表人物
轻功名富贵欲德化世人者	王冕、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虞华轩、 余氏兄弟
建功立业的有志之士	萧昊轩、萧云仙、汤镇台、郭孝子
淳朴善良、富有个性 的底层平民	秦老、沈琼枝、凤四老爹、季遐年、王太、盖宽、 荆元
吴氏理想人物的困厄	部分代表人物
礼乐实践的失败	王冕、虞博士、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王玉辉、 萧云仙、汤镇台
无可奈何的超脱	凤四老爹、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
世道阴暗的逃避	蘧祐、蘧公孙、杜少卿、庄绍光、沈琼枝

结 语

吴敬梓以己身为度，对当时社会与士林展开反思，使得《儒林外史》成为了“思想家的小说”。他凭借自身经历与过往思想塑造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吴氏用行动与言说，未雨绸缪式地突出那时代知识阶层总合思想。

《儒林外史》以外史自任，作为史学支流，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法对于研究《儒林外史》恰到好处。《儒林外史》作为吴敬梓心中之再现，结合吴氏的历史经历与思想，为作此一人物的行动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解释。作者在不同人生阶段折现出不同的人生哲理，针对社会弊病提出反思性的思想史，便是作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提出的答案，这与柯氏的哲学家理论便是答案相契合。柯氏直言史学的确切对象乃是思想，并非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的行为，而吴敬梓这样的用作品“重演”思想很好地为读者解释了他以此思想创作背后的动机与想法，籍此书以唤醒世人，希冀可以改变这一社会弊境。

作者从汲汲于官位，一展宏图的南柯一梦，到看透官场暗黑的猛然惊醒，展开对官本位思想下科举弊端的猛烈攻击；又以王德、王仁、权勿用等人物形象对社会士人空谈虚假、急功近利展开了猛烈批判，他将所接触到的颜李实学应用到小说里，推崇实学思想，展开了对士人命运的思考与观察；此后，面对社会困境无法解决的无可奈何，而在入世与出世的困境下选择了德化世人，泰伯祠大祭便是很好的证明，以表其不忘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全文用王冕、杜少卿、庄绍光等

人物形象把所向往之人物寄托在了作品中，但也用萧云仙、汤奏、四大奇人等人物形象透露出作者对于当时处境的困厄，对走向末路的社会感到失望，只能借人物以期完成自己的理想。本文以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法展开对小说里人物形象的探讨，明白吴氏创作背后的思想蕴涵，以更好地了解清中叶时社会境况。

引用书目

一、专书（古籍）

- [1] [汉]班固著，《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 [宋]朱熹著，〈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 [宋]朱熹著，《诗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5] [元]陈澧注、金晓东校点，《礼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6] [明]李贽著，《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
- [7] [明]吕坤，〈去伪斋文集〉，《吕坤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
- [8] [清]程晋芳著，魏世民校点，《勉行堂诗文集》，合肥：黄山出版社，2012。
- [9] [清]程廷祚著、宋效永校点，《青溪集》，合肥：黄山书社，2004。
- [10] [清]冯辰、刘调赞撰，陈祖武点校，《李塉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1]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2] [清]金架，《泰然斋集》，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重刊本，1846。

- [13] [清]李塨，《恕谷后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 [14] [清]刘锦藻编，《清朝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15] [清]钱泳，《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6] [清]陶甄夫著、庞朴编，《中国儒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 [17] [清]王士禛著、靳斯仁点校，《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8]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9]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编，《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0]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吴敬梓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 [21] [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二、专书

- [1] (日)小川环树，《小川环树著作集》，东京：筑摩书房，1997。
- [2] A.Donagan, *The Later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idway Reprint, 1985.
- [3] L.O.Mink, *Mind, History, and Dialectic*,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9.
- [4] Martin W.Huang,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5] R.G. Collingwood,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
- [6] R.G. Collingwoo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Stephen Toulmin,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7] R.G. Collingwood, *The New Leviathan, or Man, Society,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Revise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8] R.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9] 曹文轩,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0] 陈美林, 《吴敬梓研究》,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11] 邓云乡著, 《清代八股文》,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12] 韩震, 《历史观念大学读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13] 何启良著, 《面向权威》, 吉隆坡: 十方出版社, 1995。
- [14] 何泽翰, 《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15] 何兆武,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6] 胡适, 《胡适文存》,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3。
- [17] 李汉秋,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 [18] 梁启超著, 汤志钧、汤仁泽编, <文化专史及其做法>, 《梁启超全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19] 鲁迅撰,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全集》,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20]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2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22] 王东杰，《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 [23] 王炳照、徐勇，《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 [24]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2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6] 中国实学研究会，《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27] 朱一玄，刘毓忱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三、期刊论文

- [1] 崔文东，〈从崇儒到尚侠——论晚清士人对明治汉文史传中志士形象的接受与转化〉，《汉学研究》2020年12月第38卷第4期，页220。
- [2] 李汉秋，〈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补〉，《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页94-104。
- [3] 张羽华，〈作为思想与哲学行动的小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记忆的美学追求〉，《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8月第4期，第33卷。

四、译著

- [1] 柯林伍德著、张文杰、何兆武译，《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2] 商伟著、严蓓雯译，《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Rulin Waishi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北京：三联书店，2012。
- [3] 夏志清著、胡益民、石晓林、单坤琴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